



07686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不請書

蕭山毛奇齡

毛奇齡

博采文烈復堂

凌紹願繼滄
何任炎先民較

序

三

彭海翼蕭閒堂集序

也

古今文不相襲非謂其去書而學劍也能為楚詞者

不必仍九思七諫諸名也然當其作歌邛中則吳歛
會吟不得而亂之矣卽善為楚舞者未嘗蹈陽阿轉
激楚也然而子為我楚舞則巾袿鞞鞞不得而易其
技矣今之為文者不然不能為白雪曰白雪不足學

十三

一

吾學折楊焉不能為書曰書不足學吾學劍焉亦坐
見其不足而已予少時讀南陽彭先生詩嘆先生七
字四韻能手闢六幕踞萬類一如拔華于青天而
灑洵于滄海者其意象羅絡星辰之麗空而聲震氣
達雖播之篆籀而有未盡者此謂古有其人則古亦
安有然不可謂非古人之詩也今其詩不可再矣先
生之後人有能為先生詩者予遇之京師會京師當
朝元之際明堂辟雖車書輻輳賁鼓大鏞考其左傑
休堯離舞其右予方賦元會往欲儼似其象而必不
可得而先生後人其為詩輒能似之讀蕭閒堂集一

何神之雄而氣之博也其在先生詩或不必有而在
古人卽不必不有南陽多傑士初不盡以文章顯然
而文章其尤傑也當先生建節南服開府於牂柯夜
郎之間曾遇賊靖州乘夜上馬殺賊暨歸而斗柄入
地飲酒袒膊以爲快然而徘徊戎馬出入荳蔕葉榆
者且二十年而封爵未加勅錄有待嘗形之詩歌以
當浩歎今先生之子年逾三十車前無八騶閉房無
炫服千人父爲九州伯子且不得爲五湖長也然且
含英咀華未嘗以拊髀心棘厭薄毛錐子爲不足爲
而謠吟發越其在父若子各能以其詩自立于古人
之間若此世之望古勿及而其心于輓近何矣

十景
三

一

范熊巖雜集總序

宋張芸叟自署所著書曰畫墁之篇而李泰伯題其
集名常語以彼其人旣已優游撰述可以自見亦何
庸過爲是纖微猥濫之目徒取相下曰志有在而非
所侈也方范子熊巖之未仕也擱然以文章自命亦
旣登著作之壇日以浮陶集天下豪俊似合文若友
無事事者暨乎著仕江右卽以節推入南康軍佐惠
文紉察赫然稱能旣又以信州司馬多植名蹟乃歸
田未幾歷記其生平友朋政事之樂及出處進退襲

積成說曰譚述曰事記曰枕語抑何辭之高而各之
下與當予與熊巖游時熊巖方盛年意氣忼慨東南
爲高會者擬金伐鼓捧敦盤來前千里百里必以熊
巖爲祭尊熊巖雖挾所爲文爲之請召然取以會友
而非以自銜其所論列吾嘗樂得而次第之乃予以
避人之四方雖三過西江然終未能造南康詣餘汗
諸治以觀其所爲政與事者其政與事吾不得而知
也然吾聞鄱陽上下往往稱熊巖神于獄獄諸妄出
入不能干以私卽獄外尚有平漕履畝升賢講學
諸績藉藉人口此其爲政亦安有大小之不可紀者

十序

三

今熊巖春秋高結廬柳下猶且感念生平回憶故舊
慨然于兩生去就之間取當年遺事可與政事友朋
相間發者每述之而念其志之歎也夫官制之不同
久矣考之節推之制古無其官而自宋以後則歷明
迄今皆爲要職故蔡忠惠送劉總之甌江卽有曰司
理之權重于太守而至如郡贊則自昔輕之故白傳
記江州廳壁且有等司馬之職于部從事者今則不
然節推之重既已汰去而司馬轉二千石于徑爲迅
熊巖除節推于未汰之前轉司馬于將遷之際居津
梯要適逢其盛然猶毅然拂衣斤斤以執板爲恥而

棄如敝屣如是如是而欲其自後焉非其志也故曰
其言之不多而命爲譎歎也政也而曰事又歎也據
諸生平之遺軼而南榴之咨亦又歎也不然世豈無
皇甫乃不以予爲不文而顧使予合其書而重爲之
序非歎而何

公餞益都夫子于萬柳堂賦別倡和詩序

王制曰大夫七十而致仕故韋賢爲漢丞相七十還
政而宋趙魏公以七十告老世稱其賢益都先生當
七十時已三上書請致仕會閩粵初定

聖天子方召天下文學之士試之殿前一時文教

十序
三

四

武備重煩揆畫

天子親遣滿大臣就家慰留而予亦得于先生既留
之頃投板一再見當是時城東有萬柳堂者本先生
別業嘗倖從賓客後廁游其中因得于讌飲之次攀
柳枝而爲之賦之迄于今又四年矣先生引年書七

上

天子賜馳驛遣行人送至家親御瀛臺賦五字詩與

先生告別乃賚金章一鏤以適志東山四字命中人

扶先生游西苑隨諸秩闈肴楹笏坐定引三爵復

行游畢中人扶之出一時朝士及三市九陌觀者咸

噴噴謂隆古未有則考之長孺之賜宅趙魏公之賜
璽書皆不逮此嘗與朝士及門者志其私感謀所以
留先生曰今之留先生孰如朝廷然而朝廷不能
能留也無已則謀所以送先生者然而今之送先生
亦孰如朝廷夫朝廷之所以送先生者已如是
其無以加也因思舊時執政謝事卽垂老杜門亦必
在都下闢宅構別業以游居其中未嘗還里閉先生
以故鄉爲歸已構一園于薰冶之上今京師之所爲
萬柳堂則前時請沐地也雖先生曠懷過而不存原
以公諸同游如予向時賦中所云顧召爽去相人有
指其所樹堂以爲感者裴令居午橋庄洛使每問其
松雲嶺樹成長何若今

十序
三

五

皇上賜詩首以平泉綠野爲念

御賜詩中有海字銷
兵日賢臣樂致年草

堂開綠野別
墅厥平泉

而先生別萬柳堂詩摩娑攀援重感播

落夫草木之微根莖之細未免有情亦遂有流連故

舊徘徊眷戀而不能驟去諸懷况乎百歲樹人今茲

門下皆先生之所栽而植之灌而溉之者也因傲在

昔都門供帳集朝士之及門者于萬柳堂請先生上

坐歌舞進酒以爲茲堂別而繫之以詩先生唱四韻

二首及門和成之蕭山門人某謹再拜爲之序時康

熙二十一年八月五日

志壑堂集序

漢唐無理學之文惟韓愈有之所傳諫迎佛骨表原道諍臣論皆是也夫愈生平以文章自豪其居官也所至無大功然且立言與立德交歸之則文之所繫重矣往讀淄川唐先生疏其責諫官者較切于愈之責諍臣而當時以內院史官救修維乘如所稱真武化書及姑藏索盧占刺小記未嘗與佛骨之迎同年相稽乃期不奉詔必折以三兆十易古先聖王修身治天下之道何其正也及予從益都夫子游竊讀其

十序三

六

志壑堂集嘆先生儒術醇粹幡然一破諸俗學之陋則此之愈之原道竊謂過之自聖教不作宋人以理道自尊日出其意見毀一切古冊所傳梁孟之易申革之詩以及小大戴杜黃李賈諸禮而斷以臆說甚有謂孝經不經爾雅不雅春秋非孔氏之書尙書爲後儒所篡大學殘外國風滯失一選諸宋人作文習氣如所云趙穿不弑君李陵無報書者而世之不學者附之保殘守闕侮嫚前言在當時以讀書譚理博稽好古謬稱格物致知之徒而其旣反便于弁鄙以自文者迄于今嚶嚶咕嗶諸儒其據今茲而訛古昔

往往也初不過私所便安僅徃其故常而艱于一創
而竟至以封脊之駝爲腫背之馬而恬然不知爲怪
故以宋人之文而言學學必不精以宋人之學而言
文文必不稱何則以其有類于今之爲經生者也昔
先生嘗至越矣見戴山之學而論其得失其于本體
功用燎然有得惜予以避人故徘徊他方不能親承
之而見其所爲學也乃予入館中忝居後進間取其
所著而以步以趨憬然念今人中亦遂有言德兼至
如先生者則又私自喜同館後先與有光映方思所
以推挽之而先生慨然授以全集合已刻未刻詩詞

七

雜文而彙爲大通皓皓軒凡理道之言經方之學

治吾身以治斯世者無不備之于其書斯誠先達之

表式後學所罕觀也昌黎而後其諫迎佛者猶有新

建先生之學本與新建相表裏而其文則合昌黎新

建而均有之所不足者其功耳新建以抗疏大節幾

成荒服所賴當事引汲卒能于坎塲之餘隱忍焉以

成功名先生志在丘壑而心存民物乃躡進有年卒

未聞有束縑之請過而問之者豈其時爲之乎宋前

無理學卽以昌黎當之而有餘宋後多理學卽以文

成狀大之而猶慮其難盡必如經生家言新建學術

微近二氏則其疏具在吾未聞韓愈諫迎佛而猶視
為佛書也

孝經廣訓序

孝經者十三經之一也相傳夫子作春秋之後即著
孝經故何休述夫子語有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而其後焚書律典秦人顏芝者藏之衣間暨漢始獻
之於是立學置博士歷晉梁唐宋不替而宋相安石
忽疑之而廢其學者已數百年也夫聖作賢述何所
致疑明王孝治千古不沫獨是經文其在傳註未一
先是顏本初出謂之今文而孔壁之出于後者翻謂

十序

八

之古文合古今二文而參差見焉雖今文宗鄭註古
文宗孔註然或疑鄭註與康成不類孔註非安國舊
本即唐時在廷互相質難而究莫可定其他自后蒼
翼奉後為註者七十餘家或傳或蔑踏駁煩蔑甚至
作神經錯繹圖義傳贊正義衍義諸書紜紜雜出而
愈求愈遠甚矣訓故之難為也北平雷徵君力學人
也其立身有原本而又博于文所著填籬溢篋未經
示世司馬金公幼師之將出其所著書為之表厲而
金公孝者也因先取孝經廣訓一書訂正鈔板予嘗
考其例大約分章解節不襲古文而又非今文一十

八章之舊且盡錄唐時所增篇題凡夫析經分傳移
易顛倒一準朱子所更定者又附以雜述暨羅氏近
溪所著宗旨導揚未盡抑何註之詳處之約耶姜子
武孫每言金公純孝雖顯貴不廢孺慕幼時入子舍
效萬石氏親滌厠脣嘗造篤疾竊籲天剔臂和餅微
延瞬息雖其事頗祕不欲示人然卽以是而推母論
其所致揚名顯親躬秉要道既能以愛敬佐

聖天子孝治天下立君親之義而卽此見其書而不
忍舍去思以揚義類而廣論說一如孩幼之承歡而
展色笑者恐亦令咕嗶家所難到也若夫諸家異同

必求一是則

序三

九

聖天子親事兩宮上述祖德覃恩孝治將必有立學
定經義者而又何異同之與有

周亦韓愛蓮堂詩序

良金之在冶也未嘗自言曰吾爲器吾爲幣也其爲
器爲幣也又不必先試之曰若者爲龍鈞若者則裊
蹠也然而世之爲利兵爲國泉者交資之故馬必教
馳而後千里則鴛下矣鳳必先引翼而始備六德則
雞雌矣予方爲周子愚亭敘其詩嘆其負良材不局

于學所謂名幹無軼支者而不踰時而周子亦韓卽

又以愛蓮堂詩屬予爲敘夫亦韓以舉文鳴海內少
負鉛槧提抱入選塲見者却步出遇文轍轡其車而
先年未越子奇卽以單恩拔士薦公車門下周氏
雖多才中郎阿大吾必以亦韓爲之冠乃其所爲詩
亦復琳瑯馳驟上之窺文經理緯之能下亦不失爲
宮商遞宣廣謚咸通之概是何難斯之乘不名一家
莊山之金隨所流寫有如是也詩不必備體試地以
轂車工有餘工然而其製全矣御史大夫者亦韓伯
氏行也掌蘭臺詞翰爲予前游其進所未逮而勉之
子成固自有在獨自

序

十

聖天子文華首出開闢景運爲星雲縵爛之觀天下
之應運而興者不止一二而以亦韓之才而廁于其
間其爲對揚而進者豈獨詩已

高仲友進士新房稿序

康熙乙丑予以領房官分試南省得張編修卷爲本
房之冠越三年編修亦卽以戊辰分南省試其首所
得士則仲友也仲友貧且年少念在堂已垂白不俟
放榜遽歸覲不知座主爲何如人故事後唐馬相于
清泰二年爲南省主文官纔放榜後卽引諸生詣座
主宅時座主裴皞示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

遂相傳以引見為盛事。仲友既南還而予亦病假未解。乃忽挾刺從若下來執禮甚。尋詢之則以知舉之水木遠溯所由。予晉接問乃嘆其悖本為不可及也。人為親所生而進身伊始。即為君成之所階。故生之成之兩者交重。然而截裾而出者不必即嚙指而返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其不能推陳平之封者也。爾乃庭閣戀戀不計得失。即春官門下未嘗為舉主修謁而一聞所自。即不聞崇庠不較出處。過田間而講淵源之好。是非悖本者而有是乎。今仲友以前進之英將與後來期集者入而磨

十三

十一

國應自有在。乃復以臨場舊藝未盡其蘊。重輯三年所為文以代為詞業。夫世固未有有本之學而春華秋實不並者。况其掉鞅于藝術之場而房文闈卷久蕪。人口江河動而風雲生筆札所及。颯颯如也。從來達視所舉而是科舉至皆一代鉅公致

聖天子以李杜文章目之

戊辰壬考以光緒萬丈四字

上賜

曩時所

謂嘉祐進士與至和以前端有異者

皇上秉如神之鑒。親預衡尺而一時公卿大夫皆能以高眠餘資爭為獻納。將見景星甫出而有目者並

賂之然則文章之知已僅張編修哉

杭州太守魏使君生日序

益都相公每入館亟稱給事閣下深陽魏君今之正人獨立無所依于時舍取不苟能儉于餘身而優于事親然而臨事健決嚴重無所貲一如古之所稱三語箴者時榜

今皇帝御書清慎勤三語于堂公指而告之嗣是憶公語嘗坐東朝房辨明宮鴉噪于門見有趨左闕端步而入不踰分刻者必君也各悚而起立俟君入闕盡始就坐當是時有願識君者于大會口使之認曰得之矣曰何哉曰鵠立建禮門衣薄不鮮自視若卑

十岸

十一

下非耶迄于今十年餘矣予歸甫四年而君先一年改登州司馬登州遠其政蹟在人雖藉藉不得而知也顧登人猶能言使君清德捲握之物不以汙其家每賦詩踞望海臺慨然其澄清天下之志相海運訪膠萊故道市舶至者不以擾濁吏歛手夫生貴有用內之作宰相判官知軍國重事外之左右諸大郡使得以監理之餘叅畫廢務古所稱忠正直亮可入掌書命出爲郡股肱庶幾無愧乃一旦進膺

帝簡爲浙藩首府外臺千里專乎所寄予嘗與友約謂當事峻潔不宜諛以詞卽使君亦非能受人諛者

乃問閭以使君生日遠近稱觴者屬予書幃爲先生
壽予思天生使君爲此邦長其生也不可不知人謂
指使君之歲第願其久居此邦其生年多寡亦不可
不悉顧使君受任無幾時而卽以目前所見者思其
將來則實有捧觴言之不能盡者夫使君以折轅之
車單轡到郡遽與民更始推心置腹和易不謾物物
亦不得而謾之顧府隸行省多主官易以承何爲宣
布而使君不激不阿遇事論將順每不憚接若流水
而苟其不可則再三封拒不以姸媚誤公事雖都會
多豪猾胥隸相因緣爲奸而發伏破匿嚴而不殘卽

十原
三

十三

民有冤抑者寅受而卽聽案無稽詞然未嘗以矜喜
之心流于察察而會城五達闔閭棊列凡駟僮之互
爲市者悉掛酌損益令滿願去至于遇士大夫之有
禮又無論也間嘗僦隘巷販備踞門門壤方仰錢而
使君手闕隣庸越竇而訪之一時觀者如堵牆噴噴
稱使君賢能下士而平交書疏以儉無記室必手自
裁復至有對簿時據案寫駢體啓事以授使去者然
則使君甫下車而其爲治事已然也然則予之爲此
言非謾也然則以使君之年行使君之事年無已治
事亦無已浸假予病痊復入史館常爲使君紀成事

以付之籍氏然則予之壽使君請從此始矣

汝南曹氏世賢錄序

汝南曹淮湄先生為儀曹郎時曾以其贈公在崇禎
末率民徒拒寇而死于城下既已上之臺而未旌
也其後先生以居太君喪哭泣而死于是先生之子
郡司馬君以贈公之忠先生之孝合請而旌之且為
輯贈公與先生遺事摭摭兼附諸所為題旌者
勒成一書曰世賢錄嗟乎曹氏真可謂世賢矣昔漢
張堪謂忠者禮義之所宗而呂氏春秋又以為生人
務本莫逾于孝蓋執一善而凡所為善茂勿備焉則

十序

十四

是希賢者亦惟於忠孝是視焉耳况乎父子相嬾作
之承之於以布朝廷而風閭里迨古以來未數見也
夫標大節於當時者大人之行揚令聞于無窮者後
來之事贈公以忠唱後人而後人以孝承之乃先生
之子即又將以後人之孝得前人之孝則是世賢之
錄方將傳之世世而未已也顧予則更有進者聞
之家居者用孝掩忠而贈公以忠傳立朝者用忠掩
孝而儀曹君反得以孝傳則是尋常所居凡恒理之
所難致而惟懼其相掩者而贈公與先生則皆有以
致之而皆不能掩况其可致而不必掩者當何如也

故曰賢也。若夫先生之子，則正所謂象賢者。詩曰：世德作求，夫其作求者，匪一世矣。

李勺亭摹印譜序

古作書以板以竹，以刀以筆。刀者刷筆者漆也，今則易板竹而為楮，為穀，為繭，為簾，為幣，而刀與漆不用焉。于是以刀者皆施之刻符，摹印諸作，與世之所為墨書者絕異。蓋墨書隸書也，卽楷書也，而能為墨書者，或間出摹印以為戲。勺亭先生能為詩為文為墨書，而出其賡事，偶為摹印。至于今，其不為此狡獪伎倆久矣。乃搜諸篋笥，復有染以朱而印之紙者。古才

十二

十五

人皆有藝，藝之最下當莫如銀與蠟，屐而亦嘗為之。他何慮焉？所慮者摹印，另有體篆與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為八書之一。而今以篆體為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幣各異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古者書以板以竹，以刀以筆。刀者刷筆者漆也，今則易板竹而為楮，為穀，為繭，為簾，為幣，而刀與漆不用焉。于是以刀者皆施之刻符，摹印諸作，與世之所為墨書者絕異。蓋墨書隸書也，卽楷書也，而能為墨書者，或間出摹印以為戲。勺亭先生能為詩為文為墨書，而出其賡事，偶為摹印。至于今，其不為此狡獪伎倆久矣。乃搜諸篋笥，復有染以朱而印之紙者。古才人皆有藝，藝之最下當莫如銀與蠟，屐而亦嘗為之。他何慮焉？所慮者摹印，另有體篆與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為八書之一。而今以篆體為之，動稱說文。吾所不解也。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幣各異形，樞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春遲 稿

郭鍾機石城 郭第 思較

序四

吳冠五游上黨詩序

予聞焉聊自獄間有吳子冠五其為人為詩為天下

人所推重而予求其詩而求之見也

曰冠五于人詩每少所可而獨不能已于君之詩嘗

曰天下有為詩如毛生者哉而予則疑之夫予詩不

為人見見即不必憎于人顧未嘗有稱予詩如冠五

十序四

者也是必冠五之詩偶與予近近則悅悅則稱之有

溢口而冠五不然冠五嘗游上黨矣去而輯其詩來

京師夫上黨介秦趙之間壺關虎祁本河朔勝地予

方傳綏盜嘆前代名將若曹文詔張道濬輩曾提甲

卒殺賊驅騁狄潞旁若無人予思游其地而惜予詩

不能奇無足為雄憤生氣綸膩狎褻無能鏤魂鑿影

使神鬼咤嗟而讀冠五詩一何凋冥漠而刺虛無如

是也然後知冠五之好予詩非如當世之苟同而附

已則悅異已則非者也然後知武孫之知冠五猶之

冠五之知予也然後知冠五之為詩也不然好等而

棄瑟裝青面丘白便宮徵而毀商角天下亦安有爲
詩如冠五者矣若夫冠五之爲人則弟就其爲詩觀
之而其人何難知焉

忠前桐城左仲子煥樵詩集序

少聞左忠毅公死瑞事恨生晚不及見忠毅會忠毅
介弟于崇禎之末以御史代巡兩浙特渡江詣臺望
見御史顏面咨嗟太息指語于衆中以爲此卽忠毅
公介弟也况忠毅諸子曾預籍隸尤素所願見而不
可必得者哉去年冬公仲子煥樵先生來游永興距
向望公介弟時已三十餘年予與先生相對各已老

十序四

二一

大然猶幸于流離未殞之際得納履一相見惜乎去
之遽也乃又距一年而貽書問訊兼寄生平所爲詩
屬爲序首夫先生家世氣節不藉文章卽文章自命
亦必出入經術期於有用不必屑屑以卮詞說語爭
英角綺乃我聞忠毅在北寺時鼎鑊刀鋸剝肌燕肉
卽魂夢時喻未嘗少爲之偃息然且含毫搦竹與魏
公忠節楊公忠烈周公忠介輩謳吟唱和爲七字長
句融金叶石情文俱備此非故示整暇誠以意旨激
越呼天捨地之頃不能無所發洩則反舉而寄之於
詩今先生遭逢未必皆順徑也騁遲俛仰形諸浩嘆

亦固恒事况先生所存多歷游詩往常訪弟司刑公
於嶺外早有南游刻卷行世而今則合諸所游爲一
集寄跡棲棲不廢嘯詠倘亦文章忠孝之所必及者
乎先生詩氣惇而詞雄不假雕飾洋洋多負道之色
而剴摯刻實則直欲快肺腸相向無優游瞻顧可自
解免蓋天性然也予不及見忠毅見忠毅之子且得
見忠毅之子之所爲詩幸藉文音以掛名於其間則
以視三十年前渡江竊視其介弟時不可謂非今茲
之厚幸也况乎後之讀其詩而興起者與

向與琴溪合稿序

序四
可克揚別
字琴溪

向與琴溪合稿序

序四

三

向與琴溪之伯氏論詩城西琴溪方以舉進士走長
安道上未暇及也暨琴溪筮仕懷印之下嚮始得竊
讀其所爲楚中吟者夫以爲吏之曠當下嚮之邑之
敝宜板楮簿責惟日不給而反從容焉而爲之賦詩
則其地之不足與有爲奚待計哉弟伯氏論詩雅好
刻覈非備極幽均略一過不省卽未嘗動色稱嘆而
琴溪坦然獨行漚漚然若决陂之灌河曠然無所芥
蒂于其詞是豈履道之所爲務爲可曉者與乃琴溪
爲邑與民休息終以不善事督郵投劾竟去會兩湖
用兵荆岳之劃江而相抵者合巴東上下疆弩百萬

烽火照夜不徹而琴溪以解組未歸棲遲于武昌楊柳之間日極晴川喟焉嘆興而又時時還下雋與父老子弟山川城郭重道故舊其流連賦詠哀與怨併讀其詩而見其志與其所以遇也今琴溪歸里思彙其所著若所稱前後楚吟與秋夜旅愁消夏諸編合爲一集而命予以敘夫履道在遠本無宦情而感時觸事憤然自放嘗見之投閒擲散之間琴溪遇不及履道而情文曠遠往往相近自夫論詩者好言初盛遂致貞元元和以後棄置不問而昔有終身爲詩始悟長慶集之不易爲者夫從容游娛易事雕飾而有

十序
四

四

如造次當前病瘵未解非大聲疾呼卽徑情自訴而不諒者猶欲以研練之詞責之彼夫不病而呻者謂之樂憂病而不呻而故爲巧言令語以達之謂之飾喜樂憂與飾喜同一不倫則向使伯氏而在猶必以爲琴溪所言當有不出于履道而不可者而况乎情之有相近耶

聆庵和韻錄序

聆師參諸方自謂有得及參報恩老人如捨仙經見十六觀盡悔諸宿習穿跏入地者凡十年遂舉西來所傳直指心印印之報恩報恩亟許之而未肯付也

既而隨報恩來京入萬善殿

世祖章皇帝每訊以法因有所舉似于

章皇帝前會平陽老人相繼應詔問師名急覓見

師而師已南下遂于其還平陽時出大鑿以來正法

眼藏馳而授之報恩嘗曰吾芻象十年而衣纓者在

禁門然豈不足示天下觀哉寧州龍安之堦率古名

刹也越千里啓請值賊犯兩湖官兵從武昌下者道

蒲圻下傷而出入於龍安之間師凡兩往振已廢之

跡而經始之雖荆榛屢塞未能闢招提舊境一還故

觀然而鐘鼓興焉嗣此則時游三吳吳中人士每有

十序四五

所啓詩皆不之却錄中所稱吳江羅漢者其一也歲

甲子任黃門招師渡湖會師發願將朝臺遇于京師

和碩安親王延師于西山隆恩建幢設鉢遠近聞者

皆宗之居無何翠華幸潭柘名師行在令賦詩

詠五宗始末授齋賜舍桃瀝以宸翰時天下大定

關國日出入之表

皇上大闡治道自堯湯至文見知聞知皆有獨弊因

舉心學相質難至謂佛家之見性卽儒者之明德直

揭千古所授受而明示之師幸于親承之下特拈宗

教附以頌揚一何盛也夫佛無與于治道而言治道

者不之廢然且曇摩釋安元奘宗泐雖出入禁廷未嘗遇堯湯之至而師以彌天絕學直取西方古德不化而自行不言而自信者上與聖天子參證同異其道法心印爲何如者少林無文字維摩與文殊相對乃至無有言說龍安羅漢豈饒舌哉則謂是書爲三洞經爲菩提流支十六觀文爲大學明德所傳北海之註衡州之疏無不可也

聽松樓讌集序

聽松樓者蕭山吳氏別業也其樓在蕭之北幹山下山故有松而築重屋以聽之因名聽松會吳子征吉

十席

六

借錢唐許子莘野選文其中嘗有聽松樓文選行世故雖在錢唐亦以是樓名所若蓋其爲友朋高會久

矣康熙己巳淮陰張子毅文杜子湘草與吳門俞子

犀月顧子廷客俠君兄弟同來明湖適睦州方子渭

仁家季會侯寄湖之南屏而越州吳子應辰王子六

皆張子星陳金子以賓皆前後至因偕丁子葑園輩

若干人高會于莘野之草堂而以楊先生以齋爲之

祭酒仍題之曰聽松樓讌集統所名也少時作蘭亭

大會合郡之八邑人士而集于倪文正公之園維時

三吳諸名士各與交會與東江相應顧東林諸賢實

至之曾幾何時而風流歇絕至有假應求爲結納藉
聲氣之階爲奔趨地者此西園之勝所由漸流爲其
陵之禁而無如何也聽松諸子久以文章名于人而
大江南北浙水東西其文人豪士偶相契合遂若磁
石之粘鍼與琥珀之受芥流連詠歌延爲高會此固
三十來所僅見者吾旣悲斯事之久荒而深慶友朋
相遭良辰勝地爲未易遭也若夫敦盤在前聲伎間
作諒亦從來良讌所自有者是集也各爲文一賦一
詩予老且醉不能承管視越日竣事因復藉授簡
之末而僭爲之序

尚湖樵書序

十序

七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說麻十二卷以
未能博哲棄去旣又爲雜記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
不就時傭書長河間嘗詣元成先生聽先生譚議每
舉一事必批根導源窮詰流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
比見合古事與今事而串穿之爲之指其異同而折
其是否然且宛轉觸發左右旁及條條然如說家人
事如按驗官府文牘如自訴肌膜所疴癢如數壯具
每聽之輒爲之爽然者累日而惜乎舍之游而不能
盡聞其語者且二十年也今年夏從海上還里私讀

先生所爲文竊疑先生以如是之學何難舉所聞所
識而編之誌之乃未幾而果以所著名熱書贈予論
敘予受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干編編
若干卷不分部類門目而任取一類之中一目之內
臚其事之可相發者鱗次櫛比凡夫臆毛龍鱗隼矢
牛鐸畢列其相干而推于盡變使讀之者時而頓解
時而首肯時而心開而意釋時而舌橋然不能下時
而低眉夾背拱手躄足夫作祇百行讀有千卷故張
華讀書遍三十車而其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
第搜討之力邀遊十稔而其所爲文不過三賦先生

十序
四

八

弃書重屋三克初上下凡緡閱數過加之以時賢之
論述近事之略記參互緯結合成斯編記所稱博學
無方又曰儒有博學而不窮殆謂是與考之稗官著
作原有其家則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故
黃覽類苑而後在唐時名臣集群書北堂作使事資
而白傳列陶家餅子書盛區分門目集所記以資六
科試帖之用名曰六帖此皆集事資用所自始而王
仲壬作論衡則實創爲考覈駁辨之文以助談議故
後之爲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說如筆談叢書
隨筆友議諸書每可爲談議所藉如所稱考義資辨

者而是書兼而有之類事而無方比義以廣異此誠
伐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邑夙推多識者三人
一包二淳博一蔡五十一子伯其一則先生也予兄
事包蔡而先生以倍年之長忘分下交將自厠載酒
問字之列乃蹉跎就老包二且久逝今歸然者獨先
生與伯耳

今天子方嚮文章昭回餘物徵天下博聞強識之士
以克著作旣已敦趣先生璧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
謝去予方幸先生之謝可藉之仍聆談議而獨是宵
燭餘光旣膺照曜庶幾如曩時之著雜說而筋力耗
頓又不可得夫略是編而不恨十年之不讀書者寡
矣

徐昭華詩集序

閨中傳詩自三百始顧三百多采藍伐肆執戈弋鷹
之婦而其後班蔡鮑謝下及管李非各門巨闕傳詩
頗鮮蓋閨闈夫婦操作不暇何暇與之言文章之事
哉獨是金閨窈窕易於作僞故世傳李都御史妻陳
懿遺詩半屬贗成而近年女士黃皆令游于諸家知
閨中所作類有藉于補饒者則夫閨詩之本易工也
始寧徐昭華以詩傳人間者有年其人慧生而產于

世家父仲山君席夫司馬公遺業著書等身而其外
商太君則爲冢宰公愛女稱工詩者然則昭華之能
詩豈待詢哉第昭華嬌穉不屑就女傳卽隨兄弄文
史亦未嘗斤斤爲學乃驟然擲筆相傳元夕隨諸婍
觀燈曲廊向月獨吟遂有詩今集中絕句所爲看燈
者是也乃昭華特好予詩凡繡杯鍼管脂黛兩偶
有着筆卽漫寫予詩以當散翫故其後謬呼予師而
予得藉是數數課題面試以驗其誠僞嘗窺其落筆
時頃刻簇簌如弱羽之翻窠而新花之生樹雖使鄒
陽子建強顏伸腕猶不得與之爭新鬪捷矧詠蒲吟

十序
十四

十

絮何足相上予故曰如昭華者可令班昭爲後先古稱

妯娌爲

先後蘓蘭爲姊妯非諛語也特工詩實難雖曰閨

房之文易于見傳顧亦視其工何如耳考風詩有名
字者唯綠衣燕燕白華河廣諸篇其他有其詩而亡
其名至若漢唐以後凡史乘所載宮闈書目自班姬
左嬪道蘊令嫺以下合若干人皆各有集名存于目
中多者十卷少亦不下三四卷乃數傳以降殘章斷
竹或存或沒甚至通集遺軼有其名而亡其詩卽或
統爲選輯若顏竣殷淳諸君所爲婦人集若干卷者
今藏書之家亦並罕有而團扇一詩千古不蔑則非

聞詩之易傳而聞詩而工者之能傳也昭華亦勉爲其能傳者而已矣

山陰陳母馬太君八十壽序

禮稱百年爲期亦曰百年者歲幾可期致焉耳而禮頌之詞不曰於萬斯年卽曰萬有千歲似乎凡爲禱頌率淪乎其文而不可爲據况揚徽飾敏非誣則諛而亦有不盡然者予與山陰陳電章游久念電章居子舍養事素著嘗于登堂進拜時窺其醴膳備矣今年余月爲我母馬太君八十辰懸悅北堂族黨姻戚朋友咸起薦束帛列笙瑟設苞苴筐篚車馬冠蓋相望

十一

望于路夫以陳氏門閥盛大加之太君之賢電章兄

弟之友之廣何難乞言通顯餘致華膺爲屏幃耳日

光悅而乃以稱觴念詞問之居無宿給之毛牲曰此

其所爲非其文者也夫事不求諛則質詞非其文則

能實方太君在閨中時扶風本右族其尊人星寰公

與電章伯王父毅庵公同以萬歷甲午膺浙江鄉薦

相擇年家子弟可爲耦者于是始歸公乃公以文章

名當世爲藝林遠近推重却于內顧而太君非家

畫以婦道從其身擗于其家然且于子雖唯不假言

笑絕方幅粲粲而務飲以和以故事舅姑能孝相夫

子能順御。婢如臧獲。能睦能愛。此可謂非得于天者。真而盡于人者。摯與夫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自昔稱賢而太君幼。席寵緒且隨。星寰公宦。江右家世。方隆隆起。乃豐積裕。施於儉勤之餘。凡閭黨有求。又能以贏遺相及。使滿願去。及其教子也。躬親課誦。久爲虛詞。唯太君幼。知書。通論語。孝經。自爲訓誥。故電章兄弟未入塾時。卽共以講論誦讀稱于人間。稍長而聲施藉甚。迄乎今天下之聞電章兄弟名而願爲友者。且比比也。吾聞名材以樸邀。而能貞良玉以質方。而能大故長久之道。唯在積之者不邪。而後傳之者有。

序四

十一

永。今太君春秋高。旣逮覲齒。而電章亦正當服官之候。方將入就。邈造膺歲。獻于天子。爲事親計。乃其心則嘗以祿養之。遲爲獻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電章之弟。早已試仕。嶺表驅車于高涼羅麗之間。獨電章在。膝下則是承歡之切。過于祿仕。况祿仕已近也。嘗讀漢史。至萬石君傳。嘆萬石君父子以質行。聞于朝廷。致天子以下。皆動色贊誦。莫及然。要其大略。則祇以垂老入官。克就子舍。電章尊人伯仲。有四皆嘗夫婦。負華髮爲王父母。扶鳩祝嘏。後先不特。卽在今群從各已垂白。而電章甫家。杖依然。衣綵衣。帥孫曾。

若若賀太君羅拜堂下其久于養事如此夫享年之
長與事親之久同一難致而今幸致之則自今以往
雖曰千秋萬歲從此可得何為不可哉

重刻北斗元靈經序

北斗元靈經者道書之一也其書敘設教之原旁及
功行姑假道于生死因應之說以為世誠而註釋與
其間焉予嘗論道家之雜過于他氏自柱下以五千
開基初不過自示其慈儉不先守為道要而繼而釋
之為遣有涉無之論混洋瀾漫然猶是老生之嘗譚
也既乃一變為養生家言吞金咽髓相事為七還為

十四

十三

九轉而由是而降漸至流鈴喫酒畫水叱石趨近狡
獍而于是五符六甲之術因之以生是書所載亦固
以步虛履終為能事而其言質慤一似唐宋以來自
厭其學因欲援儒以入之兼亦自冥其三景參錯每
變愈下之凡故首以定靜心齋微示祕旨繼乃翻覆
于轉輪往來六害八難有似乎釋氏所言者世嘗以
禍福憂患為釋氏詆毋論惠施之語始于吾徒釋氏
為教全不在是而卽以是論匹夫匹婦不畏官刑而
獨于冥冥之間施報赫然至有生儒日誦經傳習聞
聖賢之訓而弗為賢焉得一感應篇以為寶祕何功

何過遂有實見諸行事而不敢辨者然則聖人復起亦必不以其言爲可廢矣特是書所始相傳爲東漢永壽而元時徐道齡爲之註之然苦無兼本其刻之者則奉化州判官沈道宗也延至明永樂間其書漸毀道錄徐氏得其本于朝天宮道士因再刻之惜流布未廣終致湮沒至英宗朝有太監鄭和者得白宮中而福建都轉運使司知司事者爲懷柔王氏素受斗錄見其書悅之乃繪諸斗像合爲鏤版迄今二百年而存已寡也吾友沈士超有道人也合同志剞劂重爲流布將以公世之好道者非曰道如是也亦曰

十四

十四

某序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性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漢較

序

五

東園沈庵志固尼師抄化齋糧功德簿序

東園多尼居綠勝相接其在民家好佛如洛陽女子
上請却髮率逆房以棲而至于故家遺闕官姬貴妹
往往自為畦稜結廬而居于其中志固尼師中年去
家役茅而編籬獨以俗姓本沈氏築名沈庵有日矣
康熙辛未將勸緣于城自持化簿膜拜予而請予以

序
十五

序夫閨中耽澹淨自昔所難况以朱門華屋之子餐
金拖繡乃一旦托跡于此次其膏而毀其飾猶復以
齋薪供粥經營樵粒母乃太苦予嘗為家太保題墓
門之碑疏所自出嘆其舅氏京兆公為明熹宗朝名
臣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為取其後嗣君輩起皆相
繼仕宦而第五郎君曾以舉人為蒼梧令者則尼之
夫也世事之如幻也久矣長林高岸已為陂池印數

十年來其間家國之興亡城隍之圯復興大閭閻貧
富宦游荒落凡夫盛而衰衰而盛者亦復何限夫虹
生電過倏忽遷變海樓山市到眼而冰而當其盛時

炙顏斃手及其衰而悲之乃以解脫之情銷其愛憎
舉凡人世遭逢或忻或戚者而一舉而返之空虛所
謂以六如祛六觸非乎則夫愛金錢而吝施捨猶未
達也夫斯世所乏不獨金錢而閭中施予較外人更
吝乃志圓所請不欲以身之所需乞之官人而第做
長安老尼出入汾陽臨淮諸閨闈以句所有夫人之
可愛者莫如家室女子之身其所甚愛者尤莫如首
髮而以家之盛若此而棄之身與髮之所甚愛若此
而捨之却之由是而思天下之可愛而不可戀有如
是乎况金錢已

序
十五

二

張編修文稿序

乙丑之役

聖天子親定十人而春秋居二其一卽編修張生也
暨廷對三人亦旣登春秋之一而編修又復次廬
句首故

天子謂是科春秋佳特命掌院擇詞臣工春秋者彙
註傳義而惜予以遷葬歸也其後編修遽索筆入

起居注日講爲侍從親臣漸以高文典冊稱於人然
而每科舉義必有一二特出者爲選會主持微聞天
下遊文家往往以編修爲是科公孫僑云今鄉試典

解推及吾浙禮臣據例謂編修會以康熙廿七年分
考會闕不當復開列

天子顧所開槩置不問獨破例標編修名使主浙試
是何大聖人知人之哲一至是也編修居官在編
檢廳既而遷會館客座傍列土銜瓦甌隔以蓬屏出
入無輦轎徒行遇朝官輦轎過避之共同鄉大僚嘗
謀合贏錢以佐月進編修量可指卽却勿受若他部
寺事座偶言及輒左右視曰吾詞臣爾敢問是也哉
其介如此

天子知其文又知其人兼以南巡故稔知浙人文

序五

三

之盛必得是人搜羅之極公且明庶士以成是

聖天子大造吾浙人以有此舉也編修文行世已久
坊人復遜其要者而佐以新篇因爲應其請而序之
如右

鷄園詞序

詩餘者繼詩之樂章也前此歌詩矣歌詩之法取五
七字詩抑其平陂高卑而被之以律曰宮曰調此其
法如歌曲然有拍有散有序有遍而第其引伸之開
限于字数五字必二逗七字必四逗排而提引伸而
不能變嘗得唐人所遺五調曲就其笛色而按之以

歌亦既抑揚句矩來往盡致而第以五字之故尋分
覓刊猶不若孤兒婦病得以散聲而扶掉以成其曲
此詞句短長所由繼五七字而起也湯君鳴友作鷄
園詞夫詞名填詞則以詞也然而名倚聲則又以聲
也在予與華亭蔣生搜討唐詞謂小詞者實詞所自
始而或曰否夫詞以具體第白詞則曼體不可少也
夫是故花間草堂各不相掩其後迦陵陳君徧欲取
南渡以後元明以前與竹垞朱君作樂府補遺諸倡
和而詞體遂變若夫聲則雖萬君紅友著詞律廿卷
其于句讀平仄則得矣然而與律呂何當焉鳴友詞

十房
五

四

槩唐宋自供奉以迄辛柳皆有其體嘗自言曰事至
則情生意遠則品軼此爲得之而至于聲吾不知其
何以諷之而善也長吟之而以散以拍殊有會也被
之絃鞞而度以管曼聲以逐之而抑揚句矩未嘗有
拗仄于其間也迦陵紅友君鄉人也鄉人皆善詞而
君復能以其詞而進之于聲如此若夫三臺紅藥集
三臺吊曼殊詞開句詞本傷心假使爲歌將必有哽
云是盈盈一朶荷藥咽而不能終者然豈聲病哉

馮氏撼籠集序

予在京時與紫燦禮部同邸居每連茵並馬輒言其

家友悌諸子在南並邑好爲樂而益都師相累稱其族自畢公高後在晉宋間南遷者多以文章孝友顯于時今錢唐馮氏是也予謂禮部君以經學起家而一門羣從皆丁年勸祿之際斯世洮洮誰解文行乃就其恒言以質之益都師相之所稱中心慕效以爲世安有古道如是者脫有之吾舍此安歸矣及予請假還急訪馮君岬章于有斐之堂見其與弟重韓輩閉門怡懌旦夕出入忘入而悅天一似三古之于自然者而披衿示客不問合志與同術而相觀而善並以無猜之義共爲心期且歎乎自退抑乎多自損

序十五

五

者會國恤下頒兩浙開府闕延賓之館聘術序有學之士賦詩作頌以紀聖孝而岬章重韓與同學蘓君子傳沈君方舟李君弘載徐君紫凝輩所爲胥山諸子者一時並入爲西園上客抽毫搗牘中丞擁篲前長跪請教予然後知文章行誼其生平稱許爲不可誣也昔阮裕以中原耆舊與王渾爲友而旣而見其子戎輒忘年而與之交世說所謂與卿談不如與卿戎談者今林下七人則戎儼在也予締交于禮部君遠過王渾而視岬章與重韓之年則與濬冲不相及然齊契從此始矣龍章兄弟與胥山諸子共集爲

詩而叱章與弟不忍分行因合而輯之名堯篋集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箎言友愛也叱章之友愛則于此猶見之若夫李義山兄弟皆以文名嘗合輯其詩名李氏花萼之集則但以華詞自誇門戶其于堯篋之義何有焉

陳山堂五七律詩序

少時爲詩感於楚人之說詩者而同曹不平各私其邦賢始以徐渭爲越君子軍不足則又張之以渭南之師曰陸游吾越中人也久而知皆不足恃夫然後轉而爲信陽爲北地爲初明諸家又遲之遲之而始

十序五

六

進而爲三唐蓋幾折旋于其間矣山堂爲詩則不然

方學四韻卽能以藍田孟亭之勝縈其腕間時邑之

稱工詩者二人一張子邇可一山堂邇可中年始學

詩山堂以小年雖時各不同顧其爲驟工則一也人

有效斲者於此引繩削墨久而傷其指而工匪試操

斤卽已刻木爲龍鸞之形有尋聲者於此析鐘律辨

銖黍歌工易其器而不知而師子野生不見紅桑日

不啻斲竹而偶聞人聲卽審其形之短長與色之黑

白此無他其才使然也予與邇可同爲詩驚而遜之

爲才了聲予赴名應

昭代制科四方之士咸集蔽下然所見不必皆可驚
卽同時爲詩亦不必盡爲我遜而山堂每寄詩至則
移情累日不能自已是豈予之有私於邦賢也與張
子邇可近在都予欲以邇可山堂爲吾越張而山堂
方刻詩示世予喜而序之如此或有謂山堂之詩興
長而賦短者張邇可曰人不識六義漫曰賦者賦其
事遂以在前所感者爲興而以其時所行者爲賦夫
必賦其事而後爲賦則叔田必當補充鄆擊鼓何以
無伐鄭也若其止刻五七律詩者則以山堂爲唐詩
五七律者唐人之詩也

城山大拙禪師語錄序

十序

七

蕭山城山爲越王保棲之地舊名越王城以山椒有
精蜿蜒如公孟因名城山曩時爲比丘所居築椽葢
郭而祠句踐于其中蓋不知幾何年矣康熙戊申冷
堂老人從雪竇來相山川形勝而卓錫焉舉四遊未
開六幕未布之事而偕其從人崗導于巖阿之間不
數年而三涂廓然卽將如來所傳僧迎金縷攜手而
付之乘門之長所稱大拙禪師者使之奉佛衣而授
僧法一何謐也夫槃阿寸土不宅龍象當大師叅諸

方時發源天童歷棲真能仁而聆獅音于羯磨念誦

殿堂間向之際

師夢中聞渴磨戒
回向念誦有首

且復山奉川跋躄

森漫而後倚富局而居則斯山狹仄亦何足以闡神
天之門容泯涸千百之衆雖亭雲礪水頓非舊觀而
泝所從來得毋寄跡虛空截然雲水者非與乃師以
象王之尊大踞獅座獨拈拄杖者二十餘年邈女牆
數仞翻之爲大千之界舉凡石門春蓋雲頭驪衲者
不計晨暮然且朝祭夕囑拈古証今寄喝聲捧影于
管視之間而錄以示世我聞於越謀吳當夫椒之敗
嵒翼歸來縮長河浩氣而誓企之斗城之陰卒至吞
吳震楚稱伯萬里而英雄未遇方且拾芒繩而仰以
緘也然則城山雖小其爲鍛鍊英雄與鉗錘龍象者
一而已矣

十序五

八

周春坊新簡兩浙提督學院賀屏序

古惟天子得試士制科是也嗣此則試之禮部又試
之門下所稱明經進士諸科隋唐以降代有沿革顧
諸州解士一聽之州吏從未有專遣京朝官主試事
者自明增鄉舉之科入解者毋論得當與否而先以
舉人爲之階因之立學養士士之入學者皆有成數
于是設鄉舉王文及比年視學之使重試事也第明
制鄉舉主文多遣詞臣及省曹以下惟視學一使則

例以諸曹郎出行諸道與觀察相長少獨京師首善地居重而馭輕別遣南臺有才望者至之名督學侍御史惟時江南本留都與京師等他無異焉

司列重文學改侍御史爲詞臣專行直隸而

聖天子復厯念南浙謂江左人文夸于他省宜破例陞道爲院已授專勅開轅於兩臺之間會尋同年生周君至文山左升書最第一甫竣事卽有視學兩浙之命夫知人則哲前賢所難况登明選公尤出詞試事者之所僅有也在昔廬陵爲嘉祐至文不厭士論幾不能再參御試而近且搖唇懷甕相繼成習矧

十序
十五

九

山左係鄒魯材藪累科稱得士極盛者較難爲繼而君子井亭葉落之餘鏢門躑躅時出其鈞石衡量故致諸才士諸才士翕然受程一似辨響于隄護而收金於麩稱卽受裁諸族無或仰星辰而怨蠶蟻一何盛也從來諸州入解必投業門下詳審得失而後過解之賢否以定今

天子明鑒萬里書論乍升卽立察勤窳坐析明珠舉一時得人之賞遲久後酬者而使之再試于有效之際吾聞百鍊之鋼不憚屢照原泉在山累綆不竭言其蓄之者裕也曩者制科之典實繫曠典然亦漢唐

以後故科目耳乃君以買傳之年應

天子召試拔居高等大制科莫盛于唐然以昌黎之
間望累赴不售雖既舉禮部尤以未登其科爲憾至
宋則東坡兄弟並登制科然而夷考當時東坡所登
止三等耳子由且四之而君且哀然舉首與郗詵李
郃相頡頏及天南蕩平大廷獻頌人競進詞賦君
獨粹擷六經摛披其成文纂爲百韻詩而集儷句于
其前以爲序東堂學士動容咨嗟以爲僅見至其高
文典冊豪筆綸閣與夫金鎖石室之搜討謂擅三
長而却五難者又其餘也夫入少年入學讀當世之

十序五

書原思以文章見天下暨乎稍稍自見門巷有車轍
爵里之投各不相不遇偶有歆懷者揖而問字卽誇
以示人以爲流芬餘濔庶幾不置而君能出其所學
分廳草制巋然登著作之林且復于論秀之餘復膺
是選夫兩浙本多才而君以文章宗至進之退之毋
論江表顧陸山陰王謝皆令出我門下古之以學被
世而復爲斯世典教以大所學意在斯乎故事學使
君至凡在受治分應進一言爲賀因應諸君請而序
之如此

以金北山無門洞誌序

當予羈弗赴臨安考解在崇禎之水爾時寓錢湖北山有所謂蕭家莊者日攜屐追趣大抵在葛嶺以西棲霞以北坂巢而貫穴初不記其命足在何地也及予浪遊歸而四顧滌然曩時叢岡灌嶺重樓疊榭悉袒膊裸背一望而朋朋而聳乎還山則遙憶向時所歷一若記南宋他時事焉菊逸大師以無門洞誌見示并謁以序予展卷嘆曰北山勝地猶有倖存焉如是者乎夫無門非他宋慧開大師字也師曾說法于龍興之山而龍隨以歸乃藏龍山間劃泉而居之以其色黃名黃龍潭且闢洞以棲身其傍因有無門洞

十五

十一

在黃龍院中宋時禱雨者多就之相傳寶慶中以歲大災天子特開選德殿延師說法暨淳佑七年又復

以早故遣丞相就洞禱祀

丞相吳潛少保孟珙皆至

因賜師紫伽

黎衣給以平江官田三千餘畝錫號佛眼并爵龍以

俟而祠之

封靈濟侯

今相距五百年矣夫天下山川因革

經時而變卽以錢湖之勝歷唐宋元明相嬗勿替而常予一身相距五十年卽已如高陵深谷浮雲滄海

之不可復記况南朝多寺寧無灰劫而無門山尚

能恢其遺業而授之以誌自非師之功不至此夫天

下之思其舊而悵然感者不獨予也其不得其舊而

思藉誌記以想見夫當日則又不止此一山也今入湖者有能談宋明遺事而不慨然生懷古之思者乎乃區區一山而佛眼典之香林貞吉繼之宋時帝主開其前明之卿大夫各護持其後而師以太白高僧巋然說法復能統餘緒而從容作誌以傳之無窮誌不云乎香林從經行之際得佛眼金身于沙磧之中而近年杭州禱雨則黃龍之神儼然示現蓋洞中丈八之軀與澄潭故侯未嘗亡也則雖所見有時改而又何患焉

包氏族譜序

十序
十五

十一

族譜之設創自蘓洵其時軾與轍尚未仕也蘓氏之貴當自唐蘓味道始然而譜不之及者亦曰親盡則略爾今之爲譜者異于是必賢如子騫貴如梁公則雖遠必載而如其不然卽高曾至邇猶且記誌慙縮以爲此何足以光吾譜者甚矣譜義之非古也包氏始自安陸代有顯者乃山南渡後上泝所自獨以合肥孝肅公爲斷其相距不越十世以統以系而山谷肥而山陰而蕭山則又以蕭山爲近祖蓋自南渡仕甌越或分或聚而蕭山最大其相距亦不越十世而爲譜者宗之益其世當元明間賢哲代起一時父子

兄弟若松坡東阜輩皆以明經進士顯于時凡海內
聞人爭先結納若所傳河東張翥金華黃潛宣州貢
斯泰南陽廼賢臨川危大樸東陽王祿餘千輩朝宗
青田劉基上元楊融西江楊侯斯廣平程鉅夫東嘉
高明不下數十輩皆當代名臣偉儒能不遠千里並
過蕭山與之遊車轂所至使市橋左右廬舍皆滿噫
亦盛矣夫譜貴親由身而推祇詳所自出而上本
姓生下聯族屬未嘗有聲稱官闕之見生于其間而
其貴而且賢若此予少時與卽山遊拜其尊大人于
堂降而與卽山呂和銓平結爲兄弟惟時同游者皆

序五

十三

海內聞人渡江造請各以古學相切礪其一時賢俊
亦不讓河東張潞公金華黃文獻以下乃驟當鼎革
相顧伏匿明清之際較之昔元明之間出處頓反
而卽山呂和且相繼寶志迄于今墓有宿草者已三
十年矣予乞假還里值銓平修族譜成屬予爲序予
思氏族之盛莫如包氏少時登其堂景其先賢懿行
往往起敬起慕徘徊勿釋而今則觸目悲哀不忍過
其廬造其門巷睹見其遺文廢字尤明明世乘儼然
載卽山呂和于其冊而其怒序之然而譜也者嬗後
者也今之所作後之所述也夫以予異姓之子東爨

與交誼老而不忍棄去偶一見其家之所爲卽感生
于心况爲其子若姓者睹先人遺譜而不遵之如經
守之若國史非人情也譜創于卽山而銓平與呂和
之子續成之前二年銓平示予譜予不忍讀受而藏
之衣箱之間旣而曰予與銓平皆垂老猶一旦不測
其何以應遂出而書此銓平予老友尚居牆東此包
氏家獻也呂和之子公度善文似呂和吾見包氏之
繩繩矣

史村曹氏宗譜序

宗譜與世族譜不同唐時岑文本令狐德棻奉詔輯

十序十五

十四

天下茂族合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餘家而
分之爲譜凡一姓之中第取其賢而顯忠雋而有材
望者著于篇而他不及名曰世族猶史稱世家孟
子所稱世臣也若宗譜則創于趙宋蘓氏但以一姓
爲九宗上自高祖下逮元孫毋論仕不仕賢智愚不
肖而各予以系而其後所宗過長其所及亦過達然
且進貴紉賤右賢退不肖至有冒他族名達迺迺
胄爲世取諸者則宗譜也而與唐之譜世族無以異
焉曹氏爲蕭山茂族少時見木上先生以第一人舉
于鄉名冠兩浙嘗追陪游讌每嘆其器宇沈湛森然

若淵泉之在望叩其鏘扃之不置猶繭絲焉方是時
有爲九江司理者有爲望江令者予生也晚不及一
一而見其形與其事也然而名賢輩出在曹氏一門
羣從譽望藉藉如浴雅先生以詩名于時時得其片
詞賸字輒規之撫之轉相傳寫以奉爲祕寶迄今
邇緒之書其爲法盛之所行正不少也而文虎爲文
予嘗私效之而嘆爲莫及夫以邑之爲詩爲文爲書
法爲理學政事而皆于是家取之此其家真世家矣
予與其商孫國學名顯宗者遊每言其家茂才名錫
爵者修宗譜甚其顯宗將捐橐謀付之梓而屬予以

序

十五

序予因諦觀之簡而覈精詳而有要不附混元不冒
巫趙所云以族譜而兼史乘者是書有之若其沂武
惠王彬者始之也繼越州判官追其所自來也又繼
而判官之子丞則自越而蕭所云占籍于桃源之下
鄧村者是也而于是以學諭承之則以遷史村自學
諭始也史村者今曹氏居里名也

一

一

一

一

西河合集

李德翁而崇正學以敬蕭山毛奇齡

學正其歸神然興曰此亦學交非也夫者字初晴稿題文則西較

序六刻新刻聖訓演說序

古鄧長遂師各舉其方之戒令以時宣里門而漢唐

行政多尚名法然猶有以講讀教授為治理者暨叔

世而浸衰矣我

皇上躬親教化首重訓迪謂夫猷之世必先事化導

而後可以維至治於不替因於康熙九年特頒

諭序十六十六條相率董勸而兩浙中丞陳公即又作為

演說一書總講分講使顯明愚稚皆可通曉已奉

旨頒行撫司及府州縣衛所官吏凡月吉歲正各集

耆老於城鄉公所依式講授者約二十年會總制與

公開府張公學院鄭公再三申飭且附諸律令以儆

古讀法之制鄉禁國書相為表裏第司其事者祇責

其成於長吏兼殿最勤窳而司鐸者不與焉餘杭訓

導王君獨慨然興曰此亦學校事也夫孝弟禮讓皆

本明倫而崇正學以端士習則條教之中儼然載之

問嘗追隨講肆目擊諸父老攜持負載側耳傾聽若

聞嘗追隨講肆目擊諸父老攜持負載側耳傾聽若

惟恐語言之有盡而語誠之難遍及者因損俸鏤版
流布廣遠使煌煌聖帝訓昭如日星甚盛典也昔者
文翁興學僅傳經義而蕪湖之教則又以治事立業
爲實學有用然且千古相傳遜爲莫及有如是之上
承西聖謨下廣憲法毋論載籍所嬗可蓋經學而卽
此一講授間長幼造聽各嗟感激凡夫有動於心而
不能言欲發於口而不能記憶卽欲歸而互相傳道
使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以之展轉於北鄙閭族之間
而不能達者而一旦開卷而瞭然此不可謂非當今
宣教之一助也

序
十六

西江唱和詩序

自國風有予汝唱和之詞而春秋晉鄭大夫往往于
所會之地彼賦此答此卽履道聯吟松陵互和之所
自昉也信安馮使君有事洪都偕吳子志上徐子紫
凝高會于章江之濱遂邀之同舟而歸于信安因之
有西江唱和之作大使君才士其爲詩下掩王維上
追庾信而一行作吏中道捐棄予嘗謂使君裁弱冠
爲文爲吏皆得以拔擢流俗超然直上浸假趁其時
年專事壹志其所到亦寧有量而使君仍兼爲之而
兼臻其妙才士之叵測如是若夫紫凝志士虎視臨

安乎每徼其地而與之觴詠其風流雋上固無論也
向在京時嘗追陪益都師相高會諸筮輓經轍互相
唱和以當休沐及從大雪游善果歸酒鎗燭樹合毯
于東堂之右間使一人唱韻一人把筆每一韻落則
筆隨韻絕唱者未既而和者已就今予集格詩猶存
其題可驗也乃歸田有年兀坐醜醜不成一字而使
君爲吏猶能與二三友朋踵太傅高致刻燭擊鉢以
嬾其休風于勿替則夫讀其詩而寧無感乎

田子相詩賦合集序

向從胡氏東富王氏文叔見子相於吳山之岑爾時

十序
十六

三

子相本弱冠也然往往爲五七字詩登臨詠吟一時
見者多稱之予嘗題其篇而思其爲人豈可以應

諂入都而子相方隨其尊人宦游江南者數年迄於
今予請急里門又三稔矣錢唐馮吧章兄弟亟稱子
相詩文爲胥山之冠夫欲知其入者視其友向時文
叔東富爲予良友而近居錢唐方與吧章兄弟爲忘
年交乃諸公所推先後若一則夫子相之爲人固無
容問矣獨是子相少工詩爲古爲今一如唐人之所
稱格詩律詩者未聞工他體也惟夫詩有六義其一
曰賦故賦者古詩之流而登高能賦大夫是期方今

聖天子好文首重賦體作者林立少能有當
大抵高之爲長卿子雲之流失之蕪詭而卑之卽降
爲試文遂使李程王起互起爭勝體裁之雜莫過今
日而子相以鄒枚之能杼庚鮑之製高不浮靡卑不
檢劣隨所結撰而良材麗構一在流曳體物精而狀
意顯若所謂氣若駢珠詞如繁露者子相真賦才之
雄也

皇上經天大文偶爲儷語巡行賦物徵示法則而世
無敢爲對揚者子相進而俯承明之選尚書給札賢
王授簡其摘文揆藻必有可以舒國華者而尚有待

序
十六

四

也若夫景運初開詩當初盛而流俗卑汚方且競變
爲佻涼奔鄙之音則子相所爲詩前後具在其力追
正始而挽賸趨端在何等夫子相非流俗人也

家明府文山兄七十壽序

予氏無二族自周王第九子圉肇封于毛遂表之爲
氏而其後南陽平丘代有令哲逮靖康以還扈蹕南
徙嘗散處于閩越之間故浙之姚江新安閩之玉融
所在顯著卽嘉隆後猶尚有新安司寇姚江殿翰與
閩之起曹觀察後先尚序藉藉通行來其爲譜記可
考而知也予于康熙乙卯游閩之晉安遇文山於道

山亭下彼我慕悅相持不能別碩不得譜記不詳其
行輩但以容髮度長少第爲伯仲實不知其幾何年
也既而浙中丞請名至幕值予滯姚江不得一見又
既而其門下士何君爲湘陰令邀之至湘陰道浙見
過而予以買藥他山仍不得一見今年春從中州還
遊予于錢湖謂曰予七十年矣歲之首秋則懸弧時
也子可無一言爲贈詞地乎予聞而憬然視其容轉
而自視私念齒將脫髮禿種種膚之皴者多瘰癧而
文山皴完肌薄儼塗搽漆于鬚鬢之隙行立顧盼矍
矍然而反長予予然後知老少之不足憑而向之度

序
十六

五

容髮而謬予長者之甚可笑也昔楚丘丈人年七十
自謂能出詞以應對諸侯決嫌疑以定猶豫遂負壯
術奇以爲莫及而文山強且過之方文山少舉於鄉
以文章名世越廿年而筮仕營山嘗考其在營時優
于吏治按察宋君舉良吏第一凡隣縣有闕皆藉文
山兼其官夫營固瘠邑又其地蜀漢相接當巴渝萬
山之間曩時流寇所出入瘡痍難復而文山每坐理
之然且興起文學其分籤取士多得名才所稱湘陰
令其一也乃既經薦剡用湖開府已上其治行于

天子嘉其能下部取名而驟丁兵革拂衣歸里其在
今又幾何年矣夫楚丘帶索不出閭里老萊荷畚徒
事賦疆而文山於歸田之暇過都歷塊交游遍天下
卽偶然詘處一室而戶外屢滿凡夫質疑問難造其
廬而諮以事者比比也倘所稱身居丘壑而經術滿
寰宇非歟至乎心思之敏銳每嘗著筆一若迅雷之
及物而江河之行地汪洋翕忽不可名狀憶予在京
時從益都師相作擊鉢詩互相倡和必倡韻未絕而
和韻隨之以爲快今兀坐搖筆終日顧盼不得一字
蓋年爲之矣而文山著書等身老而倍進今世所傳
菜根集是也夫容色之粹材力之強心思之敏皆足
以壽而文山兼之則其難老豈區區長予爲可怪也
哉

十序

六

高詹事天祿識餘序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祿當時有說苑雜記諸書散行
于世而後之爲雜說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
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嗣此則
唐宋諸家短裁促筆不必盡出自祕府致長安舉人
淨坊佛殿爭相寫記爲銷夏之舉謂之夏課而元明
以來山人園客又往往作野乘以誇詡聞見故

說者謂談議之盛至唐後始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已
早有雜說千家見諸書目特其文不傳耳江村宮詹
以驚才絕學供奉內廷其所讀祕書真有非外人
所能見者嘗笑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
不涉苑籞身未嘗一踐闈闔兩目不經按內府圖書
及金匱石室之祕入直三館持螯却足卽宮門侍班
亦不過暫立銅獸傍以互見其睫而宮詹目侍
至尊掌禁中文史克櫛負櫛皆得而典校之其中偶
有兼本爲

皇上所賜卽拜命捧出故私第賜書卽有爲長

序十六

七

安貴人諸藏書家所未備者是天祿領校惟宮詹爲
能職其盛顧時奉起居晨入夜出負星而趨暇亦

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筆札而乃無書不睹一若陸

鍾之監樹而世南之行笈隨所記錄皆成卷帙何其

神也夫雜說有二一則騁聞見以討遺軼卽說苑雜

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慮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駁

辨卽論衡獨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宮詹

自侍從以盤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行記塞北小抄

與夫東西扈蹕金齋退食諸書旣已謹聞見而祛誕

妄有成事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爲記憶其中搜微別

隱語疏考室有駁有辨而皆于天祿乎得之因顏之
曰天祿識餘則短裁促筆雖曰供奉之餘然孰非經
國大文對揚奏記之餘事而且學山藝海非容齋伯
厚弁州升庵之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
也而况其大焉者有在也

重修平陽寺大殿募疏序

平陽卽平原也相傳其地在水之北以水北曰陽
故名平陽越王句踐嘗都之明崇禎間山陰祁中丞
購之爲別業而藏書其中其後中丞殉國難山賊據
爲寨別業頓毀

弘覺大師者受

十六

八

世祖章皇帝之詔卓錫平陽搆御書樓于上方而
恢大其基名平陽寺迄今已三傳矣嗣席者以琳
宮被簡重爲修復而墜土刻木乏稻粒以給口食因
擊板于途遍行路吾問薪盡火傳者老氏之教也
而釋亦有之當何踐都居稱霸東南之會不知其盛
何等而千年以來僅見中丞之營建比之平泉乃悉
爲化城記藏象宿亦云極盛曾幾何時而興而燬燬
而又興薪有盡而火無窮也人之施捨猶是矣間之
嗣席者爲天岳大師師有直木堂集行人間今之以
文字入三禪者人或未信其覆以予言質之

霞舉堂集序

王子木庵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誥書疏以及雜志野乘偶體諧說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以屬予序予受而讀之曰文有名家有當家有作者家夫名家家祗如書畫家之有標格爾而金元詞曲每以平行協時族者爲當家至于作者家則毋論當行與及格而必有作者之意存乎其間故漢魏六朝文不求盡凡散題閒牘皆足自存而汙宋以後卽文體鉅細事類多寡必無所不具而苟其製有短長門有枯苑每零稊子屑而不成

序
十六

九

集自非作者家經營部署羅絡而不遺求其以函冊示世難矣木庵卽不然其植物也閔其斂材也覈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質礪替其文青黃其爲幹攫擢而其聲其色卽雲興于焚而噫散于壑卽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真作者也宋後集多而傳者少初以關石程紙數而旣而銖兩無有古史藝文之所載必撕播四訖歷數代嬗習而後得以存其名然不可考也今其書由出而塾文不擇詞國書不棄其文金匱石室之所藏未嘗編載其卷目而人之見之者皆寶閤珍情而不可釋此非傳書乎

予與木庵游約四十年每歲過湖墅必詣木庵詣必有新纂一卷出而相示及其讀禮也宣州施少叅君方抵杭與予約曰今當詣木庵寧得有撰著如平時者耶予曰有之及至甫就坐而木庵出孤子登見示乃相視笑登予官京師當會朝日少宰李公傳木庵書至發其械則所撰今世說也時賢在朝者爭起問訊繙閱午門外各相歎異以爲榮今諸所存者十之三也嘗曰生人爲文得視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偶得前人集而爲之品騰亦一快也予歸田五年自視舊文如三伏之綿提起輒置而木庵十六霞舉堂集軒軒如也然則傳固有數矣

劉氏水澄傳詠序

自史漢有敘傳之詞槩括諸本事押韻成文而更生作列女傳遂贊頌而諷揚之此卽水澄傳詠之所由助也顧水澄傳詠原始家乘而家乘之體大抵襲廬陵魯州編年紀世取其明哲而水澄舊譜獨詳列記傳旁及志表有似乎扶風龍門之爲史者今乃以史而爲詩善善惡惡之幾間出以微言風物之旨使孝子順孫讀之而油然而興翕然以感是豈非敦倫敘族實有見之于性情間者所謂以情馭法以恩掩義

非乎蓋臣天才縱橫睥睨一切每下筆滔滔目無前人而敘事嚴簡矢歌春容特于纂討呻吟之際兢兢業業可謂慎重獨怪水澄閣閣甲子吾郡自其先司馬公創譜以迄于今增修續修不知凡幾而蓋臣以韻文一二槩括之使知劉氏所始六族五忠著于前代而由元迄今尙有名臣傑士忠孝俠烈可歌而可詠者其爲保世尤宗之無已有如是也

聽松樓近體詩序

隋唐以詩賦取士而殷璠選詩由梁陳以及唐初則適當詩法極盛之際然猶云自大同至于天寶把筆

十片六

十一

雖多而灼然可見者十無其二甚矣工詩之未易也今習尚經義而鉛槧之餘偶押聲律卽自以爲駕王盧而邁江薛豈古以詩求而詩反難今不以詩求而詩反易哉亦曰工則難不工則易耳吳生征吉工經義其以經義冠試士屢矣一旦以揣摩之久舍而爲詩會吳生以聽松樓文選行于時四方過問者車轂輻輳乃大起文會與江南北士公讎于吳山之麓生對客揮毫一時倡和者皆辟易去則吳生工詩既有成事是何古之以工見難者今以易而反見工與聖天子右文興學一時好古之士爭獻于廷吳生將

按其所學以遊京師而先出其近體詩以問世予取而誦之近體之難工久矣毋論精深瀨博咫尺難量而第就風裁以証大雅一如談藝諸錄所云簡練以爲思頡頏以爲韻闢險以爲辭混沌以爲質者而吳生皆足以幾之其以進于唐人不難也或曰詩以近爲難不工近詩者則必不能爲古詩故凡觀古詩而不得其優劣者也觀近詩而瞭然猶之爲文者不工時文必不能爲古文故觀古文而不得其通與僂也觀時文而瞭然則吳生之工古文吾嘗于試文見之其工古詩則亦觀近詩而知之

東南輿誦錄序

十序

十一

自子產誰嗣之誦典而漢晉以還若漁陽魏郡潁川廣漢率皆以輿歌巷諺流布史冊故王祥太保而游沂之謠早著徐泗姚元之爲開元賢相乃吳陵頌稱悉紀于石誠以民情至公感則籲而悅則嘽非有謬也金大中丞由綸扉起家槐堂草制早已知頰收在禁中乃稗顯經史嘗佩水蒼玉爲天下宗師百僚長庶無一不就教恐後旋復以諳練經術仍出察觀察特錫袋帶揚鑣而分路爲行省中書者約十年天子嘉其能徵典樞要佐七兵九伐之事兼使詰禁

當是時六師張皇樓船之南下者藉軍司馬上卿轉
錾行間供調百萬億收復昆彌廷臣上功者方擬以
五都伯長專弓矢鈇鉞之權令宣布德意會七閩初
定議應遣重臣填撫其地遂命公往乃海外蠻荒若
高華彭湖從來不臣其國者悉版籍而耕犁之重以
兩浙介在甌粵爲神州奧區天南半壁尤不可無指
程者以厚其任口惟公賢則是公之數歷固已閱中
外備艱大以迄有是也乃公甫入境須江水發水之
逆防上騰者溢溢洶洶浮天日而下爾時公未受事
也卽捐金拯溺賑卹諸昏墊而後以入告其于樹柵

堰防離輦築西江諸塘以修復水利又其餘也夫爲
民去害而治可以興顧去害必先其大者浙右轉漕
多閩左窟穴因緣爲奸而關權譏訶比之漢之大誰
使然且方樞鹿之翼虎而藪狼比比也公先剔漕弊
而清權稅使曩時陋輒一切報罷乃整躬率屬激揚
風紀凡刑獄賦稅務爲減損以與民休息至于教化
尤所急嘗實興入貢在閩與在浙兩至其事先設立
講院養貧士其中月廩日餼飭紳士之老成者董之
暇則率僚屬講訓讀法至于棘闈之底飭修塗鏤屋
嚴朱檐而寬黠乙以迄供億之精科辦之簡奸胥不

西河合集

中山王世孫

蕭山毛奇齡

又名銜 字春虎 稿 陶賓仲 吳鼎禹 定 較

序七

送汪翰林奉使琉球

序

封中山王公餞詩

王者撫存萬國爰有使問故傳曰皇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故遠而有光也而魏武著選舉令每曰使于四方古人慎擇蓋張旌奉珪馳四乘之傳以達之萬里之外期當于是選難矣今天下車書一家薄

序七

海來享凡蠻邦遠處日出日入之所德廣所及去俗

效義而

皇帝聖文神武柔遠能近諸所動作悉合天意既已

東征西討盡驅諸不庭之族倭泥再闢雕題盡來惟

是四裔之外如南夷君長番禺太子無不延頸舉踵

想望為臣妾雖道里遼絕阻以人力猶不能強抑其

自致之情况琉球處東海中早稱外藩自王公妃妾

以及陪臣長幼咸願署名負版拜天朝命以為

煌寵是固開國以來所垂袂而臣之者也康熙二十

一年命冊中山王世子為嗣王國議遣近臣任

使者捧

天子詔敕及金冊玉圭以往按海中屬國開自隋
唐唐遣使官如新羅日東諸處悉簡御史中丞負人
地者卿命拜節而琉球爲明初所開其正副立使率
給事門下及行人爲之今由廷議鄭重正用翰林官
副以中書僉曰檢討汪君能受命不辱諭國威信其
文章特達秉志噉噉已足取驗海外而儀度秀卓揚
言如鏗金翹然上殿

天子以爲可遂賜一品服繡以麒麟而加之尚書之
尊中臺八座自國門升車旌旗獵獵前導關亭負弩

十序
七

一

者踵相望于路上旣慰勞出而在朝諸臣並爲

之供張贈以詩歌而屬予爲序夫居平誦讀忱愾自

期非爲九州伯統十萬師橫行邊庭間卽出使萬里

折衝樽俎爲國家建堂堂之節足矣乃以一儒臣夙

抱弱翰給札牘爲文賦而一旦朱軒緋駟奉

天子威德陽陽持節至日出之所頒布玉明命使屬

國君臣崩首蹶角以致其父子同賜懷抱匹帛之意

是則陸賈之語所不傳而相如之諭所未逮也若夫

波濤瀕洞戒我前綏則唐臣使海猶尚有受命不私

履險如夷之頌詩不云乎忠信涉波濤夫世有信使

如汪君者哉贈詩不限體從所志也副使林君同有
餞而各爲贈詩重其事也予拙不能賦僅成五字四
韻詩凡如千首而書其序于端汪君名稱字舟次揚
州人

送張毅文檢討歸郁洲山序

予以入館之七年請假歸里未能乞官湖爲棲息地
也同官張毅文以言事去職自言家海東有郁洲山
卽山海經所稱郁山者山周八百里而四環于海林
洞掩薄中多良田先考功思結廬其中而未逮也予
將長往焉竊思毅文無言責其所以審審直陳撞九

十序

二

聞之鑲而不自顧者夫亦以鄉里蕩折人將爲魚思
稍蔽其災拯溺潘而出之于溺因不憚越職言事乃
聖朝旣行其言而徒以封題細故少就裁抑反輕去
其鄉悻悻蹈海以自置于波濤出沒之中豈真謂此
邦難與居與毅文本良史職司記註其纂前代事懷
慨落筆卽厭承明亦當自抱經術棲遲槐市間

時毅文宜

補助

教人以出與朝士相周旋而乃木石是居下同鹿豕

何其憊也吾聞郁洲從鬱林飛來又名鬱洲其山中
所植尚多芣荔柗蕉之屬曩時崔季珪遇仙人而悅
之夫以入世之難測升沉反覆渺不可定則睹茲山

之變幻而彷彿與仙人者游或者陸續之石有時而
移淮流澶漫有時而濶豈亦依約翫世之微情也乎
予隨考功先生父子登曲江樓飲酒賦詩辟易千百
人越二十年而考功先生仍然就安車應建元之詔
率毅文與予同上金馬門予因得與毅文並授館職
不十年而考功已厭世曲江樓頽廢不可復問而予
與毅文又復于編纂之餘相繼言去嗟乎雖欲不爲
棲息地而何可得焉

慎餘堂詩文集序

古者傳世之文與問世之文無異也司馬文園以游

十序七

四

梁之賦受帝主知公孫犀首揣摩短長終以此見用
列國然三篇之目則依然具藝文也今則稍異矣帖
括之精無預博洽故有皓首章句而不涉一韻語不
及一短長言者况一行作吏棄如敝屣百城之相擁
則萬卷所從廢矣廬陵劉君試仕來新息其爲舉文
亦旣藉藉傳人間矣乃抱牘未幾復以所著詩古文
相質昔者八家之傳三在江右而廬陵歐陽且推爲
八家之宗即入明以來其以舉文稱雄者代不乏人
然卒皆以經術之氣兼行之帖括之中故當時特標
爲西江派迄于今不衰是豈地使然與抑亦傳世與

問世兼資如所稱司馬之賦公孫之文與抑亦歐陽南豐荆川諸家有以開之于前而奕葉以後遂相嬗不之替與何劉君之能以舉文見復能以詩古文見也予寄居捨卒不能與劉君論古學而第披其集視其詩若文淵淵乎如大禹之吹筠而率陽之擊石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與時之披葩拾藻者殊矣且其文汪洋縱恣不可方限宜以爲江河之目而乃顏其集曰慎餘則其不事誇靡務求放檢謹言行而爲世用者不槩可知乎

虎跑定慧禪寺志序

十序

五

虎跑在西湖之南凡由湖越江者必穿山以通而寺當兩通之間相傳唐元和中有性空師者從南嶽來遷而苦于無泉陁見虎跑地卽泉生而南嶽故居所稱童子泉者則頓于是日枯焉遂以此泉爲南嶽移來因名虎跑又名虎移蘊子瞻詩所云虎移泉眼趣行脚是也特虎跑名泉而不名寺曩時大中乾符各有敕建而以山得名者謂之大慈以塔得名則謂之定慧大抵自元和而後歷宋元及明建置非一要必有人焉爲之王之故開山以來代有嬗受凡寶洲規爲慈室營造與夫帝王之頒錫檀那之供養齋田薪

嶽經聖幡在各爲記載之以傳于不壞而明代諸志
僅附之西湖之末闕焉不詳雖欲考按焉而不可得
也本然禪師以彌天龍象受大鑿大法繼席此山其
力行化導振興遺緒已非一日乃于說法之餘惟恐
山川灰劫久而漸泐急搜諸實蹟參之聞見以証以
核以爲之志其分門立部所爲建置沿革法傳世護
佃布樵採無不抽其端而析其委自此虎跑有眉毫
矣夫名山之興闢乎運會前此大中乾符京師遼涸
帝王頒錫皆未嘗親至其地卽降而吳越錢氏世王
此邦顧記載涸鬱不知其施賚何等而當今

十序
七

六

皇上于南巡之頃親幸泉亭掬流而飲之睿音稱
讚間泉爲之沸卽非餘所刻金龍伸爪奮鬚日光動
盪與聖顏照映同其晃曜則祇此一泉而神虎跑
于前天龍現于後不可謂非重興之一會又况兜率
化身久持法海于以廻髮字而成貝書卽以是爲龍
藏之經函所以助道生法安之論說何不可也

清化廣利寺志序

當予讀書橫山時每渡浦陽江見江流半青巋然高
出者氣佳哉鬱鬱蔥蔥此清化山也顧欲至其地
不可得既予避人歸或有以清化三十二景屬題者

予以焚視辭之去當其時相傳清化山中有普慈師者實始興廣利舊刹一復晉宋以來雙崑七宇之盛凡梵室之中落者則于斯復振焉康熙己巳予以歸田之暇杜足江村而普慈後人乃挾清化廣利志渡江再請願得數言敘其事予思名山福地必有聖僧覺士播在共間所謂山川之精與辟支之力相附而顯顧慈室易壞珠藏金乘不無循日月為興廢者考之廣利所始創于宋大中祥符之間而歷元及明毀者再矣普師以禪德之長入山有年一旦出其願力使久淹淨土頓還舊觀不可謂非名山之幸顧興廢

序
十七

七

未可料也。在持宗標巧其鄉居士輯為寺志歷載開山嗣法諸源流而附以旃檀捐助山場田蕩之券冀傳永久其為意非不甚善獨不聞清化之所由名乎。大清化非山名也在昔龍湫石室本名靈峰自五代晉時有純一國師者曾建院于廬陵之安福賜名清化及師還越州而吳越文穆王錫師紫衣因闢靈峰山創為道場而師乃即以安福清化之名名其所居然則清化山者本安福舊名而以其重名具寺者也。夫世有以山名寺無以寺名山者今清化之名實始于寺然而人之稱之者俱知有山而不知有寺如予

疇昔所稱清化山者極至山久無寺而清化之名猶是也夫至山無寺而尚名其山而謂山能無寺謬矣他日儻能至其地三十二景當在也予雖老尚能題之

同音字解序

字學有二一以形學一以聲學其在形學者自許慎徐鍇以後悉以篆隸爲根氏而降而宋元拘牽波點其失古楷體之舊久矣若聲學則自唐迄今皆寥寥焉予嘗于修史之暇著通韻一書進之御前其義明指確已經宣行而惜未能家爲喻而戶爲說也錢

序十七

八

唐沈君取梁周興嗣所著千文而輯其同音之字以類分聚謂之同音字解乃復以每字四隅分註四聲使里門兒童讀一字而字類之仄音皆備具焉考之兩漢以前以均爲韻所以均聲之不齊而同聲之字古無其書至左校李氏首創聲類而後字聲之相同者彙爲一家逮齊梁之間中書周顒少傅沈約始造爲四聲類譜實非三古以後漢魏以前所舊有也然而聲類既開則于是有東冬之部就其聲音之同者而反從分之四聲既開于是有有入無入之辨就其有入十七部無入十三部而或爲之界或爲之合乃

沈君所訂則聲同音異不拘東冬有入無入通合兩
界一若李周諸學原非古法不屑與之較是非紫短
長而弟從小學之習字者而叅稽之古者天子世子
公卿適子學于宮闈而保氏教之以六書之法謂之
小學今其說不明久矣誠使入里門者開卷誦讀卽
由是以待夫保氏之教不必遠稽說文近襲廣韻弟
隨舉一字而凡爲齒齟之齊與喉舌之轉皆有以周
知其數而推類以盡其餘是亦興復小學之一端也
又何患形聲之不盡一焉

俞可庵文集序

十序
七

九

順治辛卯浙三舉秋試是科解文往以第四人爲一
鄉之冠謂其文峻警拔恆等選本一出家模而戶程
之一似風發于青蘋而須臾而遍大塊詢其人則可
庵俞先生也旣而先生成進士予嘗于文會中得一
再見然于舉文外不見有所爲他文者又旣而先生
之子復與予從子同舉于鄉每謂先生有詩集數卷
藏于家已托予從子屬予點定而予以出遊去未之
應也暨予官長安距當時屬予時已八九年逮歸而
先生之子然後捧先生集至齋咨相示則儼然遺文
焉夫以先生之舉文風發靈應亟行于當時而獨于

詩于古文詞子子焉若艱于示人而遲之遲之一似
栢棬之餘澤而必待孝子之攬別以傳于身後似乎
羸于彼而誦于此何哉顧人亦有言方先生爲諸生
時日殫心古學講求漢魏以來樂府歌詞或勸之止
以爲與舉文有礙而先生不顧其日舉文所以闡名
理無根之言則名理所棄也所以孜孜于古人者爲
有本爾則夫先生之舉文皆原本古學而出之豈有
本誦而未反伸者夫先生以爲古學實難非得畢生
之功力不能庶幾而又恐世之淺嘗而輒以爲有得
故每爲之鄭重不輕就卽就不甚存卽存之亦任其

十七

十

流散不甚惜迨于今非得後人之孝思力爲蒐輯則
幾不能以殫世所謂超世之珍以求全而反見希非
欲羸而故誦也夫詩文自漢魏以還代有流轉然並
無畸袤之習竄處其間而今則啓禎至今凡爲數變
始流于竟陵而今則漸欲以南渡卑衄上拒漢唐獨
先生詩文則適當兩變之間前可爲鍾譚而後亦是
爲宋元所惑乃其詩其文一歸于正則豈非先生之
學以矜慎而不詭隨以趨重而不卽爲流俗所轉變
哉若夫學有原本則皆是傳後夫先生舉文則趨庭
繼起亦旣承之而蚤有發矣至于爲詩問之謝氏開

庭能吟柳絮卽康成家婢亦偶有起而詠泥中者夫
東山北海之間多傳人矣

楊母九十壽詩文集序

昔陽城爲國子同業詢諸生之有親者使之歸養夫
人各有親方其羣居講舍亦何嘗謂賢聖之業可以
坐致其窮年揣摩初不過爲勸祿之具而乃有親莫
顧必以待夫他人之遺之而况躬膺任利祿在前
其不至截裾亦僅矣予于康熙己酉從淮西歸同人
競爲詩爲介瓚先生母太君壽是時先生宰府谷未
還也予謂太君年七十在先生當迎養不則或乞養

十序七

十一

以歸不宜在府谷而或曰不然先生甫赴宰卽迎太
君至官舍凡三年而以苦寒而返也府谷將報最庸
誰知所移之必府谷而不爲待之暨乎遷晉陽司馬
而後踉蹌而辭去以爲五原寒坂必不能置養堂于
其地而後後八十之觴則先生親舞侑焉今則太君
年九十矣然而先生亦幡然以老家居三十載別黃
榆白而躬披斑爛尚日以承歡爲事卽其子長幼皆
已筮仕且有佐郡于滇者而先生鎮居子舍以爲樂
夫捧檄色喜入院乞官爲祿仕也壽親于京朝而迎
母于軍屯者以仕養也先生初爲祿仕而旣不能以

仕養則華廡在前。棄如敝屣。當其歸時。卽慨然以子舍終矣。向使乞養之際。逆料後此之歲月甚長。則稍待時日。亦未爲晚。卽使孝思懇切。不能姑緩。而太君強飯。則稍爲遂。巡豈必盡歷之苦寒之地。而先生不爾也。先生有是志。必得太夫人之年。始足慰先生之心。而先生既有其心。則必天予太夫人之年。而後足以彰先生之孝。則是太夫人之年。皆先生之壽。致之而先生之孝。則必藉太夫人之高年成之。然則太君之壽。何既矣。人生九十不易逢。而先生以垂白之年。稱觴膝下。更不易避。先生輯詩若文。而之以承歡夫

詩若文。則安能誦百一哉。

十序七

十二

忠義錄序

傳曰。忠爲令德。又曰。忠者下臣之高行。而夷齊餓首陽。王蠋歿。晝昔稱義士。故人亦有言。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之者。忠與義也。顏杲卿赴洛陽。自謂我世唐臣。守忠義。然則忠義亦重矣。顧經載比干傳紀。荀息仇牧。而自漢以後。累誌龔鮑。巡遠。暨王湛。溫序。輩赫然史乘。終未聞有會萃成一書者。雲間朱先生者。義士也。而工于文。嘗讀漢書。作釋義。力表其程法。課諸後進。而叩手挈筆。往往近龍門之爲文。振掉鼓

蓋似雲蒸于前而海濺于後卽生人已亡骨肉漫
患既已漑塵土音容歇絕而揮灑所至能使衣裳髭
髮奕奕若睹生當啓禎問目擊夫國家之故北南喪
亂有相繼而死其事者每憶而書之久之成帙遂題
其編曰忠義錄問嘗則史館經纂前代史文奉
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巧先生所爲書爲之藍
本而同館前輩且有延先生于家者嘗先生苦心
殫歲累月將以藏名山而傳其人而煌煌國史業經
採擇則千秋已定而先生猶兢兢慎慎出其稿相示
先後檢覈一篇之中兼行並竄甚或塗乙至溢格者

十
七

十三

曰是何事而可以姑忽爲也則是是書之成雖諸公
靈爽實式憑之然其文亦儼然矣昔人稱忠臣義士
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而先生以儼然之文與爲
不朽前賢雖往可進而與之爲接踵也日倍明于上
河倍廣于下也意象鬚毛髮動而精英生也人有
慕比干之心戀常山之舌而不得其形與似者進而
觀是書其庶幾已

庚午之役兩浙舉鄉試

上命編修張君偕民部尚書郎同時三文而先之者

編修君也君爲予乙丑省試春秋房首得士故事凡
榜放而名次適符者北之佛氏之嬾衣鉢若一經相
同而又同爲一經冠則雖名次不相符而派淵源者
亦必以是爲衣鉢焉沈子又京以第三人舉於鄉而
其所冠經則春秋也居恒讀又京文嘆又京名下凡
比年小試必冠多士其文爲遠近所矜式以之當曹
溪衣鉢庶幾不負乃從來知舉難厭士多起擲甕之
習每一榜發必柳榆訾訾吹扁索陳甚至標帖衢巷
以快其意慙不平之意而獨是榜發見又京名無不
唯唯稱得人者今又京行稿又紙貴矣三年揣摩去

十序七

十四

軋苗之陋而一軌於淳而世卽奉之爲科律且以祛
累科積習爲文害者特後唐清泰當戎馬倥偬之會
知貢舉者猶能於放榜之後卽引諸生詣座右宅以
派淵源而予以歸田之人于文明盛開之日亦得藉
重門眇末以相爲周旋所爲吟裴皞之詩而深有歎
也

東臯詩集序

崇禎己卯之秋予以童年應臨安鄉試稔知臨安多
名士其寂稱于人張先生也當斯時東南以社事相
爭高自太倉金匱開其端浸淫過海內而究以臨安

爲極盛予嘗讀先生社義嘆先生以排此小技造高而窟深嘗爲三百年來所未有而惜乎驟丁亂離灌園東阜間向之所爲人倫長庶各競其華文以爲雄長者後且闕而殲之一若銷亡刊落之唯恐不盡嗟乎先生之交其不輕見於世也久矣予向赴各入都時同邑徐徵君與何子毅庵扶杖過予送予于官亭予時左有顧謂老成無幾且不審後來復何幾相見豈歸而故交蕩然四顧無所嚮獨先生年踰八十尚能與顧君侍御丁君禮部輩講德論道學者宗之爲東臯先生然且出其所爲詩屬予點定夫予以故鄉

牢落將僦居臨安與少時之就試而藉之以爲應求者相去有間况以先生之文深自發晦而偶以行吟之所賡漫示學人則今日之誦先生詩與當日之讀先生文較之其盛衰今昔亦復不等顧予聞王通在隋著書河汾間當鼎革之際刻意自藏而門徒仕唐若鉅鹿河南京兆代郡皆能以一代相業盡發其師文以爲典則况先生之學久而益顯其在門生兒子輩自能交相傳述以不致阨塞而獨予以七十之年徘徊故鄉魏文所謂鄴宮舊游零落殆盡者而予猶得以遲暮歸來從容爲高年老友親受其詩而訂之

序之則其把筆悵然者也

周千仞八十壽序

予與千仞先生戚也而爲友少試于杭每千仞其兄而平山其弟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予之兄先生與平山之兄予皆以是也乃十年以前予爲其尊大人稱期頤之觴爾時先生宦高要也予自視旣非盛年而高要君以杖國之歲棲遲嶺表往往于稱觴之次拜而思之今予請假歸而先生歸然以八十大耄張弧于庭在昔香山居士作九老之會東都故人無復存者司馬溫國會者英于洛則但敘官闕而故人

十七

十六

未仕者又不得與予年近七十舊交尚在梓里諸賢幸不以出處相間而尚齒之會至今未逮先生與平山伯仲把臂入林早已與邑中耆德時會于幹山之麓以樂羸年然則其年可量乎予將持一觴以自勵于諸賢之間矣

與平山出故嘗以杖國之歲棲遲嶺表往往于稱觴之次拜而思之今予請假歸而先生歸然以八十大耄張弧于庭在昔香山居士作九老之會東都故人無復存者司馬溫國會者英于洛則但敘官闕而故人未仕者又不得與予年近七十舊交尚在梓里諸賢幸不以出處相間而尚齒之會至今未逮先生與平山伯仲把臂入林早已與邑中耆德時會于幹山之麓以樂羸年然則其年可量乎予將持一觴以自勵于諸賢之間矣

西河合集

卷之四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孫翁光緒夫 郭鍾機石城

序 十 張御史奏疏稿序

三韓張御史以言事得罪出為杭州府錄事叅軍杭

之人自達官長者下及士庶無不以御史稱之乃御

史深自貶抑居官極拘檢其處卑下每相見言論卒

未嘗有骯髒之氣見于容色第公家事了私取生平

入告者閉閣思過而其嗣君孝思竊次第其稿且過

予而請予為序古者言官焚諫草今臺垣去職必鏤

疏本以誇其平日嘉謨之告類乎自衛况御史以

科目起家蒙

世祖皇帝廟之侍衛更歷曹員而

今皇上則又加之以非常之目拔擢之而置之南牀

之首此其大告當必有夫異于今之嗚嗚者而乃編

次殘文下同庸衆此何說哉曰此則御史之所為補

過者也御史以為 聖朝無闕在乘輿左右曾何足

容吾拜揚則已所至無可諱之言堯前代疏出懷袖

不聞逾傳而今則每 疏下即發諸科抄以遍示海

內吾卽不言天下未嘗不知也且也歷代人主厭親
章奏卽五日一御宮門不過令女官輪直一唱念詞
頭已耳就其中揀釋驗黃百不一二而

皇上日且負辰甲納而乙出大小詞摺悉經 睿覽

然且日左右詢若成誦者則亦何一不由 宸斷而

尚容以再納嫌疑過爲祕謚不惟是也凡御史之所

以再三毀棄不敢示人者亦曰有得罪之言在也夫

善則歸君惡擅美也過則歸己慮委咎也向之神奏

焚草兢兢是傍者惟恐從容入告不能順外卽有內

降亦曰非我莫能爲耳若夫得罪之言正其過也過

當歸己而御史不諱其過以存其言其嗣君卽又不

諱父之言以善承其過則是此一稿而御史補過之

忠與御史之子幹父之過之孝盡在乎是而又何時

俗之可此視焉

戴隱居九十壽序

間嘗應世爲雜文諸體仕二而序仕之八卽他序仕

二而壽序仕之八故當未赴都時禁勿爲序而予假

以來則尤禁勿爲壽序然而壽序雖多大抵在六十

七十之間八十亦罕矣至九十則生平諱指無幾故

每因罕見而稽之古人則自衛武伏勝而外無聞焉

隱居戴翁以新安名族來居武林其門閥之大簪裾
之富不待言也獨是翁生舊朝正丁神宗極盛之時
每以英齡睥睨士林雖履席嘗下人而意氣直上其
說經談禮往往登大傅之堂而奪侍中之坐當其時
稱少成者必推之乃閱歷數朝驟經鼎革以遠曠
之才而務爲高隱植林開圃弄孫課子者亦復多年
而逮今以九十聞夫生年滿百但指大概而壽奇者
不以限故旣臻耄耋則來日未嘗短而去日實長榮
啓期曰生有不見日月者而吾臻九十豈非樂哉乃
以翁遭逢子姓繞膝姻婭滿門其捧賜絮而上珍饈

序
八

三

者皆不足引爲翁慶而惟是稱觴之頃廻想誰昔凡
夫所歷之山川城郭朝野風物因革典廢一如麻姑
所云揚塵于蓬萊而藝桑于滄海者卽卮扶几從容
而道之此亦生人之一大快也 朝廷重高年之典

尊崇憲乞將必聆其名而詒以政者几杖之錫于是
乎始矣抑又聞之大年在躬必多問學故獻也而文
因之考之武公九十九力學成聖而伏勝以九十授尚
書于太子家令翁擁書萬卷手自纂帙往往稽稗野
釋掌故宵燭尺寸尚書作毫端細字爲之評騭而家
訓之餘益復著格言勸善諸錄以爲世儆其問學何

如也。予生平序壽上壽最鮮而頃爲揚郡丞慈親作九十序今又以壽翁卽一月間而得兩序大壽以附文于末何其幸乎况百年從此臻與

平臺灣記序

從來不世之功必藉大文以傳之虎之詩長身之銘韓吏部之碑皆是也獨是循蜚以還不臣海邦幅員雖長漸被有限而

本朝于四征之餘凡衣靡食兕雕膺壽額之族無不臣伏祇此海中孤島從古未經奉耕犁者而戈船所屆卽驅除而版籍之然且逋逃四世由明季迄今僭

十序八

四

妄自大舉前代孫盧陳彭鼉興暮茂者且儉安因循至七八十年之間乃一旦破澎湖擣臺灣由銅山花嶼抵將軍大輿乘潮而入斬將奪柵燔其井而潞其穴海外一方重巾帛伐白辰至戊揮數世積逋之寇而平于七日之內何其捷也然則廟筭之神與師武臣之力其所宜鋪張而誦揚者豈顧問哉惟是壬戌春奏凱京師

天子親御端門受俘獻馘其時侍班諸臣徒聚筆立左右不能歌咏其事以嬗于將來但記諸起居爲聖朝實錄採擇而倪君燧侯親歷行間目睹旌竿之

所及僻易潮汐且身當礮石復能摩盾吮矢以誌其始末今讀其文不啻陳林之草檄而韋臯之紀功也則是八廟謨雖大有載事而德益彰版宇雖寬得頌言而績彌顯斯文果傳其有裨于聖世者豈淺鮮也殷侯旣以其文上之將軍將勒石海濱而復錄其兼本以示世因次其篇帙而屬予爲序謹序

西湖倡和詩序

康熙廿八年三月吳門顧迂客伯仲偕依園諸子來西湖時隄水初漲樹與草皆改新葉山容之開閉于雨晴之間者日再易會張太史毅文自淮至家明府

十序

五

會侯自睦州至迂客故好客早已借錢唐諸子若吳君寶崖許君莘野輩爲文酒會至是豪飲窮山水之勝凡飲十晝夜不輟夫以良時如晚春勝地如湖高朋佳客相遇如迂客諸子豪飲不可已如此晝夜凡有一于是皆宜有詩而茲且兼之其彼唱此和而哀然成集固其宜也獨是迂客非酒人其家有名園今人所稱依園者其花竹丘澗甲于吳會其伯仲以才名致天下士車轍滿戶外而獨于此地且一再至流連文酒問往來送迎豈此鄉人士獨與迂客有殊契

與曩時十郡大會當

章皇帝時考鐘伐鼓極交游之盛今歇絕不可再矣
所幸翠華省方駐蹕此湖儿樓觀之望幸草石之
被顧者稍有色或可以助登臨之興而予復臥病
乃不得一與良會以自廁于負囊挈榼之末然且讀
其詩而爲之序之寧無媿與

鄭彥升棣萼樓詞序

唐宋樂府本于隋時分宮調者大概以二十四調之
律增減爲法故詩餘舊譜原有稱黃鐘宮黃鐘商者
不止小令長調分部曲名也然而詩餘初起在中晚
唐之間其時樂工正盛尚能按歌而大晟樂錄自秦

十序八

六

周以前多中聲律故其詞雅馴南渡以後詞人爭爲
拗劣偃蹇兀寡瓌屑扞捩以爲奇然而樂府徵歌則
從此多濶絕焉鄭子彥升與其伯仲並馳聲藝林旣
以詩古文辭爭長海內復出其餘技爲棣萼樓詞嘗
展誦之芳妍秀綺沖融涵雅如赤城之披霞與蜀江
之濯錦卽比之寶琴之聯珠義山之花萼鮮有遜者
予夙諳聲律近從先大夫遺志著爲樂錄正將按五
聲二變七始九宮十二管之法編釋成書而細繹茲
詞正與聲律幼眇互相闡揚則謂棣萼樓詞直接大
晟而上之其亦可也

王明府季試文序

朝廷設科取士三載論秀以簡于春官然後策試而用之要其初則黨庠鄧遂其載事也曩時文翁典教原以吏治兼學術而其後政教攸分各有專典然猶郡縣較季與司教課月督學考歲相表裏蓋鑿勉精良進升有藉學臣之責也比按其生平時擢而月染之郡縣長入者之事也衡麓王君以楚黃名宿出宰仁和明庭固非百里才然且行省煩贖凡夫簿書之紛紜獄市之稠雜戶版稅覈徵調去留之糾錯與夫上官客使都亭廨舍芻茭畜牧監燎監濯之猥瑣

序

七

卽朝暮削劄矻矻不暇給而乃車茵乍暖卽屢進邑之賢良文學而諮詢之以爲臨安都會本人才輻輳之地菘林華府爭長海內當此

聖天子右文之世而不以文治何以善政于是出其冰鑑搜網剔抉覺明珠在淵有似手拾崑山之石不揚而剖莠就其所已錄者而諦觀之一若樽俎之陳筵而梗枘之列肆雖風會不齊而度量所及歸于醇一卽或起昌黎而祛繁縟出廬陵以斥軋萬不是過也夫丘壘師山百川學海凡事有本故仲路爲政告之身先其文章模楷必有宗工爲範圍而石以兩湖

名魁其經書墨義海內爭誦之爲舉文之式迄于今
若干年矣鞅掌所及尚能洋洋滯滯筆落而章成比
之注水之穿錢彈丸之脫手極下帷穴視之上而悉
莫之及以之架獲多士而多士宗之未見虎魄受腐
芥磁石收惡鍼也所謂有木者如是也然則君之爲
政可推已

高學士花源草堂圖序

宮詹學士高君以侍從入直禁廷者十餘年會
天子觀河南巡躬禱禹廟學士仍得叨 扈從之班
託之陪乘以暫還故鄉

十序
八

八

皇上乃于問俗之際命減羽騎幸學士山庄俗所稱
河渚間者

上顧忻悅乃親灑宸翰書竹牕二字以賜之真異
數也前此學士先贈公會授生徒講學河渚間而其
先數世有菊圃公者以林湖巨室著書于葛嶺之陽
與河渚近學士少習其地猶能記童時往來游釣之
所而有懷靡及嘗 扈從松亭

上命學士登盤山之巔任其胸探以慰其丘壑之念
學士因爲記記之其流連慨慷未嘗不嘆夫遂初之
可懷而君恩之難遽釋也今供奉日久外論里柔

社非榮枯匪昔而卽其河渚往來登臨劉覽之跡略無可驗徒以丘樊未改稍理其竹間數楹留以爲他日休沐之地植花種魚猶尙有待而

萬乘之尊早已幸臨而惠賜之固屬非分然且

乘輿旣還追憶前事其所賜詩復有花源路幾重句拜廢之下詠嘆感激夫以河渚之間梅花十里其間長汀枉渚一往迤邐真不啻有武陵桃源之目乃睿題所及覺山川草木爛然生色因供宸翰于其堂而復取花源二字爲斯堂名兼購畫工爲之圖以傳之不朽吾聞草堂居士營陝河之東竹樹泉石稍

序八

九

有可觀而宋宗還祀汾陰召見不出詔圖所居以寵之今學士身居禁近日在蓬山瑤島間烟霞銅癖未嘗或間所謂夔龍在側無異巢山者而聖情眷戀猶且幸其地而爲之詠歌嗟乎以視彼巖居圖畫者何等也

王君慎齋詩集序

人之爲詩比之大樂之吹篳工師之斲柔杙大抵深心厚謀往往竭蹶于澁躬治世之所爲偶出其餘技以爲詠言亦或殫心著作高文典冊連累乎筆札間爲短章雜什以簡括其志意故詩者弛也弛其所有

事也詩者貫也貫其散者而使之專貫其煩者而使
之簡也顧人而不爲詩也人而爲詩則好見其技
一篇短幅促易以示世二夫謳吟諷嘆初亦何足以自
異而大事未就則姑出此以爲可見之具三是故人
之爲詩者不爲不多而人之自鏤其詩以求銜于世
卽不必不少王君不然王君以文章自命其考求經
學哀然稱著作之林自馬融盧植以下代有模楷然
且才力敏練急出其學問之氣以與世相周旋凡國
家大事兵農禮樂以及錢刀醢醢之細無不經營貫
串洞析源委然後轉見諸行事自對策大廷驅車

十八

十

江表縮銅結綬以致身于社稷民人之間于楚于豫
皆是也然則其爲詩特偶然耳然而詩之工春容雋
永功圖而思健往往語隨興驅而勢遂情起所謂茂
先得其清景陽振其雅者是亦何難出其緒餘以遞
見于世而乃藏之篋笥顏曰詩存蓋以爲凡吾所見
有大于此者而不在此區區之間也今慎齋以居官
逝矣予歸田有年一時孝子有刻其先公遺集而屬
予序者兩人一俞君友薇一王君孝先也夫友薇先
公早年以文章經術縱橫菑林其試仕百里稍展驥
足與慎齋等而賞志以歿乃兩家孝子皆能舉于鄉

以繼夫先人之業而孝先復能搜討遺文與友被相繼以後先姬世一似乎澤橋樑之不可釋者夫孝先孝思固不可及然而慎齋之不弛其事亦可驗矣夫慎齋豈非以文章自貴者耶

凌生詩序

當明崇禎間訪友來杭人士塗塗多以藝文相往來每通刺後必出所鐫文互相質詢顧未嘗及於詩也卽偶以詩及之必謝去然而其詩工焉既則棄舉文習爲歌詩西泠詩遂行人間然其詩猶工今則爲舉文與爲詩者相半間或爲舉文不利益復爲詩歌以

據其不井之心於是詩之數每多於文而詩反不工何也夫詩弗易爲也唐以詩進士猶舉文也然而工者少卽山人木客尊師上人終身絕仕進刻意爲此面自唐迄今傳者罕有夫生人才質有限卽工力歲月亦復有素而以舉文之餘汲汲爲此縱使講求巖峻望而却足猶恐以假易爲之而近之爲詩者便於荒陋可以不才不力不汲汲歲月卽日習舉文而可以餘工爲詩以爲詩固有時近之爲詩者如是焉爾而於是爲詩者愈多而詩愈亡凌生繼滄有家學其尊人鑑舍君以舉文解京師有名繼滄繼之不獨舉

文仕勝早能以試事爭長。菟林卽爲詩亦輒矜慎。不
輕於下字。嘗持詩過余。反復裁酌。若有不趁於晚近。
不止者。其爲詩豈可量也。凌生將以詩刊木。而索予
爲序。因序之。而并論其詩之不劣爲也。有若此。

李使君修復郡治城郭壇廟館廨麗譙諸碑

記序

古者以京朝爲右。凡內舉不得皆謂之一麾之出。而
其後位重親民。往往擇京朝偉仕爲名都。至因有以
相國之尊。乞居外郡者。世所謂千里之師。一州之表
任甚重也。三韓李使君以從。龍世胄。誓紆邦綬。其

十八

十一

在先朝。曾有以寧前巨鎮。作萬里長城。彪炳史冊。而
奕葉以後。其以元勳受帶礪之盟者。亦復不少。使君
以三省儀同之子。束髮入仕。卽以尚書郎受知。天
子簡畀。斯任宜其驕貴自暇。不習民艱。而使君自下
車以來。飲冰齧蓼。晨蓋而晦轍。程石計簿。瞬息而斷。
惟日以小民疾苦。經營胸臆。雖世濟之裔。原有中外
治譜。相嬗勿替。然非使君之神明智計。實有以周知
之不至此。夫郡事之愆廢久矣。自居官者。以所歷爲
傳舍。而一二因循之長。又復市名。飾貳動。不關心誰
則墜。是修而甃。是飭而使君。則慙慙諮詢。孰者當舉。

孰者當廢迄今其爲振興而可紀者比比也夫安
神祇祠賢哲惠賓客謹候望典學砥柱平庭息獄以
至觀雲察物立防通堰此皆爲政所尤重而使君皆
有以舉之然且自抒其意布之詞而勒之石百年因
革班班如也至其誌記之詳明情文之闡切懋于行
者粹于言又無論已今夫賈父治洛刻石伊闕記其
事也羊公之碑過岷而泣則又思其恩也使君之治
行實不勝書而愛民之情每有超于記之外者近以
八州澤國病念水災于救卹捍禦之餘見洪流湯湯
仰天而泣夫秦越肥瘠誰爲膚受而觸目而憬于心
則其極力拯援者何所不至然則使君之可紀豈惟
是矣

趙管亭涉波詩序

十序
八

十三

管亭詩褒英學秀時露騷屑故其任潭州司馬當櫛
頌之地京師同志咸謂其才與地值應必有涉江憑
吊諸作而政紀秘密悉志時事間爲獄麓諸誌與邦
賢登臨詠嘯屢見篇帙他不漫及蓋其胸蘊經術務
期有用一旦見諸實事遂紛綸揮霍盡其解剝而後
微言以見意此載石旣行所以有涉波之作與施侍
讀管言越人爲詩能不同于俗謂明不襲文長宋不

藝務觀與世之惑晚近之說者有別今管亭千騎將
臨雲間此地爲文章林囿當三吳靡然每趨逾下之
際而此地靈光巋然獨存雖他時政事其煩牘必百
倍時昔而公家事了出與諸越布佳人談議風雅振
起賸俗詎不甚快然則法波亦先聲也

重修笑隱庵募簿序

笑隱庵在清波門外相傳古法喜院地而與學士港
爲隣居人每種花港間西湖十景所稱花港觀魚者
卽此地也鼎革之際已廢院爲錢氏湖庄而陳君
太蜚以禱嗣而購復之仍名笑隱有年矣康熙丁卯

十序八

十四

予歸田之後訪奕公和尚于其中見殿堂水閣四顧
軒豁頗足棲息而廳戶脫落欄楯缺不無烏鼠風
雨之憾因嘆是地修復本有時數乃不轉瞬間而遽
至于是劫灰咫尺可念也及再過三過則綢繆不早
將有不可指症者奕公憂之思重加整葺而謁予以
疏予思斯世多膏四民俱乏財孰能舍其所無餘而
急人之所不足顧爲事在人事果可爲則必有一二
人焉起而任之當順治之末戎馬甫靖瘡痍尙未復
陳君合鄉之善信勸爲是業而院無宿糧薪蘓顆粒
皆給之于外奕公以太白宗傳息居此地未嘗以鉅

鉢乞假道路而姚君妻成爲之力營供養等之月進
迄于今其運以芻而繼以粟者縷縷也世不乏善信
豈無嗣兩君而興者夫陵谷之難問久矣湖山如故
而興廢相尋曩時清波湧金二門皆予郡名園若所
稱和中丞商太傅別業燈火笙歌不絕晝夜而今已
盡爲馬塍菜隴披離烟水聞天下事成之難而毀之
易祇此區區笑隱聊以存湖山萬劫之一而猶忍坐
視其廢而不之救吾恐有心斯世者必不出此

07686

序
八

七

38670

